五種遺規

從政遺規卷下

桂林後學陳宏謀

高忠憲公責成州縣約

公名攀龍字逸江南無錫

上官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

宏謀按所列條約。皆州縣所必有之事。而士民所切切然日望於其官者也。惟能事事從民生起見。則有一番措注。即流一番福澤。余故採其尤要者。具著於編。俾世之君子。時常借以自鏡。孰為循名而責實。孰為苟且以塞責。何去何從。當必有能辨之者矣。

臣觀天下之治。端本澄源。必自上而率下。奉法守職

必自下而奉上故朝廷膏澤惟州縣始致之民州縣者奉法守職之權與也州縣賢則民安州縣不賢則民不安顧天下之為州者凡二百二十有一為縣者凡一千一百六十有六豈能盡得賢者而用之賢者視君為天不敢欺也視民為子不忍傷也奉法脩職出於心所不容已非有所為也其次則有所慕而勉於為善有所畏而不敢為不善其下則不知職業為何事法度為何物恣其欲而已是民之賊也故為政者拔才賢除民賊約中人天下惟中人為多約之於法皆不失為賢者太守約州縣者也司道約府州縣者也撫按無所不約約之使人人守法如農之有畔

而無越思則天下治矣。臣謹條畫州縣所當持行者令自撫按而下。以遞相約。庶幾皇上之仁恩得實究之民也。謹列款如左。

一課農桑。須中心誠懇。欲開民衣食之源。賞勤警惰使民興起。毋得徒事虛文。差人下鄉。反滋民害。

一興教化。教化自身而出。非以彌文。故曰。民不從其令而從其好。為人上者。敬以持身。庶以勵操。肅以御下。民自觀而化之。更須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必表揚之。鄉紳耆德。必尊禮之。邑中經明行脩令譽著聞者。必稽考其實。聞之巡按御史。疏薦於朝。以補鄉舉里選之廢典。而不孝不悌。及一切

關人倫傷風俗者必置之法如是久之而教化自興

一育人才朔望臨學宮必以聖賢明訓為諸生諄切教誨俊秀之士必令讀四書五經小學近思錄性理綱目以端其心術正其識見為國家有用之才

一鄉約為教化內一要事但縣官不以誠心行之徒成虛文而約正約副等反為民害果有力行者必敦請邑中德行鄉紳或孝廉貢士為民欽服者主其事而約正副等以供奔走鄉約行則一鄉之善惡無所逃盜息民安風移俗易皆得之於此有記善簿記惡簿又須有改過簿許令自新

一鄉飲鉅典不得濫及匪人

一社學務選欽讀得人。

一學宮廠壞即申詳脩理。境內凡有古先聖賢及祀典所載山川祠宇。廠壞者即時脩理完好。仍要埽除潔淨關鎖祠門。不得容人堆積雜物。坐卧作踐。四方過客瞻拜有識者常以此占州縣官之品。何可忽也。

一積貯民之大命。豈無所儲荒無所賑。尚可稱民父母乎。必須隨宜設法使一縣積穀。足備一縣賑濟。豈獨活民。即以弭亂。為州縣者。功在蒼赤慶流子孫。端係於此。

一社倉是救荒良法。各鄉勸縉紳及名家。自造倉廒自放自收。不可以官府與之。其法量人戶種田多少。

人口多少。以二分起息。於青黃不接時借貸。又必二三十戶連名保借。欠者。即同保內人戶攤賠。小荒減利。中荒捐利。大荒連本米下熟徵催。官府給與印信文簿。為究治奸頑使之可久。

一境內有荒蕪田土。宜竭力開墾。流移之民。宜竭力招撫。

一境內有陂池宜浚者。及時開浚。圩岸宜築者。及時脩築。城垣頹塌。橋梁毀壞者。及時整理。高原汙下所宜樹木。及時種植。

一養濟院。近來竟成弊藪。煢獨不沾實惠。皆繇吏胥添揑詭名混冐。須是州縣官據其陳告者。審實。給以

面貌木牌。仍不時查核。分別革留。凡男婦犯重罪。及游蕩傾家。及有子孫壻姪可養者。不得混收。

一州縣極貧待斃之民。大約可計。每歲動支預備倉穀城中四門。擇寺觀寬綽者。設厰煮粥。每人米五合。即可苟延殘喘。自十月十五日起。正月十五日止。孤老有糧。不許混冒。約費米百餘石耳。設誠行之。利濟不少。所當委任得人。稽查出納。無成虛文。

一錢糧一縣大事。秋冬之交。必先算定分派由帖。使小民先知辦納之數。徵糧則總立一簿。算定人戶額田數畝糧數。均徭里甲條鞭數。分為十限。每月限完幾分。比較只用此簿。不得別立第一簿。完欠俱用實

寫不得用浮簽民間依限完者即不聽比過限不完方拘其尤者比責須是分數明白如欠一兩而從未完者即從重究欠十兩而完過七八分存剩二三兩者即從寬縱毋得但論銀數多寡而不分全欠零欠之殊催徵只用里甲間於奸頑之戶行不測之威票拿一二無得徧差皂快執牌下鄉徒空雞犬無益繭絲

一無情之詞十無一實縣官貪取罪贖輒多准詞致原被兩家同歸於盡民之窮困此其一端為民父母當肫切勸化令勿輕訟事涉倫理而無大故者即為焚其狀詞免其仇隙其他苟無關係槩勿聽可也

一人命狀詞尤不可輕准出牌。在城告人命者縣官即至其家相驗審問四隣。誣告者重懲。情真者方准。在鄉者必令帶尸到壇帶四隣到尸所然後投狀縣官即到壇中相驗審問。一如在城之法。則不真者自不敢輕告。非但官省事民保家以人命詐人者亦息。老稚之獲全其命者多矣。

一勾攝止差里長。非真正强盜人命巨惡不得濫差皂快下鄉以滋詐擾。是造福小民第一義。

一婦人非犯姦及人命及被公婆夫男所訟。俱不許拘。

一輕犯罪人。勿得輕送監鋪。致染瘟疫及為牢頭索

詐。婦人不係大辟及勘合追贓家屬雖娼婦亦勿濫禁。

一吏書門皂隸之縱之皆縣令也。衆胥役分其利。一縣令受其名。所宜猛省。

一善人者。一方元氣。民間有孝子悌弟其上矣。次則仗義好施者。次則終身自守不作非為者。必須訪實各書所長匾額表其門。免其雜泛差役。以為民勸。

一惡人者良民之蟊賊。蟊賊去而良民始安。凡天罡地煞打行把棍之類。訪其首惡重治。仍籍之於官使禁其黨類。一有黨類詐害良民者。并其首治之。

一訟師教唆起滅。破民家壞民俗。一片機械變詐無

識者競以為能。浸淫入於其術而不覺。不復顧天理人心為何物矣。所當訪實。悉榜其名於申明亭。審出刁誣詞狀追究寫狀之人。并拏重治。

一刑杖。竹篦不得過重。務要削平稜節。不許打在一處。不許打腿灣。拶指不得過兩時。非強盜人命不許輕用夾棍。不得過兩時。敲杖不得過三十。

一堂上須要肅清。不得容吏書皂快門役擁立左右致滋弊出於意外。

一每日所行事。須立一簿。逐件登記。完者勾之。一月內事必於一月內了。使吏書不得延捱索詐。上司責亦不至沉閣取咎。

一私衙要關防嚴密。多有清謹官。為妻子僮僕親戚所壞。交通衙役。私出官票。暗騙民財。時宜覺察。

一縣官鄉里親戚。不得容留在寺院。說事得財。以速官謗。

一本縣每日供給。須照時價給現銀與市民。兩平易買。不得倚官減值。虧短賒欠。不得縱容買辦人索取舖行錢物。佐貳衙。一并禁戢。

一各役工食。按季放給。不得預放扣減。

一生辰令節。不得受禮物。以長奔兢。

一不得稱貸富室。及至富室監生家飲宴。

一上司舖陳往往借用當舖。江南則派糧長借辦。極

為擾害。須本縣節省公用置辦。着庫吏收領封貯。入查盤事件內。無令移用。以致缺少。

一保甲所以弭盜安民。今本縣開報保長時。既饜飽吏胥。而棍徒充當保長。又詐害良民無已。竟使善法皆成厲政。徒滋擾害而已。既不可懲噎而廢食。豈可不循名而責實。要在賢者着實舉行。周密防備。天下多事之時。此實為未雨綢繆之計。不可忽也。

一盜賊地方大害。必有窩家。必與捕快交通。平日當密訪窩家。及通盜捕快。置之於法。一有生發。即行嚴捕。必擒獲而後已。此等風采彰聞。自然盜賊屏息。乃不肖有司。護盜如子。既欲邀盜息民安之譽。又避上

司地方多盜之責。往往深怒失主呈告反責捕快詐誣。其甚者與盜相通。納其貨賄。致盜賊以此縣便於行劫。縱橫無忌。失主不敢告。捕快不敢擒。釀成大亂恒必由之。所當痛以為戒。

一强竊盜到官。縣官即刻自審。勿輕用刑。只嚴急起贓。贓真然後具招。勿輕信扳誣。而容捕快先拷。勿先發佐貳審問。

一賭博為盜賊之源。必須嚴禁。民間開場賭博者。責令兩隣首告。不首者同罪。

一娼家為盜賊之藪。不許容留城內居住。有居住者。兩隣不首同罪。

一州縣官表率一方宜先節儉以挽侈靡之俗即宴會名刺不可以為小事漫從流俗當照憲規刋刻小約與本地縉紳彼此遵行節財用於易忽移風俗於不覺矣

一民間淹殺子女最傷天地之和有犯者重治四隣不首者同罪

傅元鼎巡方三則（公名楙直隸邢臺人萬歷舉人官刑部主事卒贈太常卿）

宗謨按為大吏者以一人之耳目而察數十百人之賢否地遠勢隔視聽難周於是有記察訪於私人採虛聲於道路而狙詐百出傅聞異詞若即為定論所謂一指當前不見泰山者也傅公巡方三則因其事之所必有揆其理於不可易不事揣測鉤距而光明正大自無遁情其察吏之金鑑哉為屬吏者更可知所以實致其力而不必為塗飾耳目之觀矣

一曰因文屬吏有謁見必有談吐有文移必有論議

就中細細察之。有據理據勢明白直截者。有不呑不吐。騎墻兩顧者。有一問即對條暢無隱者。有再問不答。況吟含糊者。有實見得是。雖違衆而必爭者。有中貫無主。一經駁而遂靡者。此中察吏。可得十之五六。以言察吏。大概不出此幾種。第言有誠偽。事有是非。又當有辨。故云止得五六。

一曰因人。巡方時。經過阡陌間。一省視。遇佳山水。暫一登臨。不拘耕收樵漁。霽色與言。問年成。則可次及於催科。問道里。則可次及於勾攝。問保甲。則可次及於佐領。問鄉約。則可次及於官師。未有大賢而百姓不極口者。未有大不肖而百姓不攢眉者。此中察吏。可得十之七八。事本相因。故得十之七八。

一曰因事。當攬轡入境。畧一流覽。橋梁道路。亦王政所關。置郵見其精神。城池見其保障。學宮見其文敎。器械見其武備。倉庫見其綜理。養濟見其慈惠。實做者自與虛應者有間。渾堅者自與粧點者殊科。見任去任。悉無遁情。此中察吏。百不失一也。種種皆有實蹟。不可假借。故百不失一也。

袁了凡當官功過格先生名黃字坤儀浙江人萬歷進士官至大參

宏謀按居官者論法則為賞罰論理則有是非。功過者即所行之是非也。了凡先生功過格舉官司應興應革之事條分縷析。即其得失之輕重。以定功過之多寡。於此見居官者每日之內。一舉一動非功即過。見過易見功亦易。返觀內考叠無刻不在功過之中。可不懼而知所勉乎。古人每晚必將一日所行之事焚香告天。其即此意也夫。

功格

吏

能爲地方興利除害使百姓永受實惠算千功。勸戒同僚行善止惡以事之大小算功。勸戒上司倍算。

劾去府州縣貪酷正官一員算千功。佐貳減半論。下僚非得罪地方不輕革逐。一人算十功。

遇大寒大暑大風大雨錢糧停比。詞訟停審。一次算十功。

能禁戢勢宦豪奴不使播惡算百功。

能摘發姦惡神棍置之於法不使騙詐愚民算十功。

偶有錯誤片念撥轉不吝改過并不喜奉承迎合之言算十功。

嚴禁佐貳不得擅受民詞算十功。

遠来人役早發回文。一事算一功。

凡解人之怒釋人之疑濟人之急拯人之危皆隨事之大小。人之善惡算功。

戶

催徵有法勸諭樂輸不煩敲撲而錢糧畢辦算千功。

審編里役差遣均平使合縣受福算千功。

清核地畝錢糧井井有條使里胥保歇不得欺隱包優致累小民算千功。

遇大災大荒能早勘旱申力請蠲賑設法救活多命算千功。

設法斂解緩急有序革除陋規積弊不苦糧里不累賫解員役算十功。

較准大小法馬嚴加稽查使胥吏不得出輕入重算千功。

給發役從工食養濟口糧如期并禁吏胥尅減一次算十功

荒年煮粥賑濟孤獨及收養遺棄小兒一人算一功。勸其親戚責以大義令各收養者倍算。

用物照價平買不倚官勢虧民一日算一功。

禮

闡明正教維持正法使聖賢遺旨燦然復明於世功

德無量。

凡事惜福躬行節儉使風俗返醇算千功。

祈禱能謹齋戒祭祀如對神明竭誠有應凡水旱瘟疫之災算千功。

表章先賢旌舉忠孝一事算百功。

親講鄉約懲勸有方誨諭頑民平其忿心改惡從善各因人受益之大小而定功。

考較公明不阻抑孤寒一名算一功。

開報生員優劣採訪的確使人知勸懲士風丕變算千功。

故舊經過地方厚待加禮一人算十功若患難死喪

而加撫恤者倍算。

禁止惡俗。如淹女火葬宰牛殺牲酒肆臺戲等類。一日算十功。

接文士下僚。有禮無慢。一日算一功。

同僚下司。身故失位而家貧者。助一兩算一功。勸人共助者。同算。

瘟疫瘴痢盛行。開局醫療。一人算一功。垂死而得生者。算十功。

瘞死人及枯骨。一人算十功。

兵

力行保甲。親編親審。不致擾民。而邪教姦宄自息。算

千功。

遇兵盜竊發能豫為防範力加捍禦免百姓被難算十功。

盜賊拿到即審務得真情真贓不許捕役私拷亦不委衙官混供不許扳累無辜不專靠拶夾招承無枉無縱一次算十功。

嚴戢捕役牢囚飛詐良善算十功。

刑

凡聽訟能伸寃理枉按事之大小算功。

鬬毆人命或故或誤為首為從俱細細分別立時親檢定罪亦不致游移出入于連無辜算千功。

寃枉重辟。案成囚獄。能詳覆審豁者。免大辟一人。當百功。永戍一人。五十功。滿徒一人。二十功。三年徒。十五功。二年者。十功。一年者。算五功。滿杖一人。算三功。九十以下算二功。

責人須明告其罪。使之知改。凡刑人而當使受者愧服見者懲誡。算十功。

重治不孝。重治叛奴。及賭博者。一人算十功。

懲治訟師扛證。不得刁唆搆釁蕩人家。一人算十功。

用刑有條。如老幼醉酒不打。婦女非犯姦不打。尊長告卑幼。百姓告衙役。雖失實弗打。已拶弗夾。要枷弗

打。一人算十功。

供招出入。自為簡點。不容吏胥上下其手。算十功。

詞狀少准。婦人非關節要。即為抹去。人犯一到即審。不令守候。一事算一功。

詞訟據理直斷。不嗔越訴。不偏護原告。不徇囑託。耐煩受言。使兩造得盡其情。及到別衙門。隨其轉辨。不以成心怒翻案。一事算五功。

重懲誣告。以息刁訟。一事算一功。

審無重情。免供逐出。准息量罰紙穀。如有力稍力無力。聽犯自認。不以贖鍰媚上司。一事算十功。

無力犯人。當時釋放。納贖徒罪。亦准名保。使免監禁

之罪。一人算五功。

追贓有法。禁扳害親友。以保無辜。依贓之多寡算功。能為開豁者。五兩算一功。出己財代完者。倍算。

嚴禁佐貳。不得擅羈人犯。算五功。

嚴禁獄卒牢頭。勿肆凌虐。使囚得安寧。一人算一功。

牢瘟傳染。命獄官獄卒。掃除積穢。多燃蒼朮。夏貯涼水。冬天給草薦薑湯。使囚得方便。一人算十功。

重犯無家屬者。照例申請囚米。一人算一功。例有不合。自為設處者。倍算。

工

開渠築堤。疏通水利。視事之大小算功。

役使地方及衙門人。概從寬厚。一人算一功。
脩葺學宮官堂及鄉賢名宦祠並神祠廟倉房獄舍
橋梁道路。費十兩算一功。勸人樂助者同算。
當官善事。未易枚舉。即此以例其餘。擴而充之。在
人各盡心力。

過格

吏

地方利病。絕不留心。置民生疾苦於度外。其過無涯。
地方利病。明知應興應釐。不肯出身擔任。一味推卸。
圖便己私。罔知民隱。圖便目前。罔計永遠。算千過。
風土異宜。時勢異窽。不虛心參酌。强不知而為知。見

一偏而不見全局妄作妄為使百姓受累算千過。

日逐所行事件不畏天人惟憑吏胥更將上司行移或分付言語不即用心祗奉力行使民隱弗申延澤不究算千過。

開報賢否失當隨官之大小人之善惡算過。

保約奉行不善輕委衙官及致騷擾算百過。

聽信左右指撥害人逢迎勢要寬抑平民受人囑託枉害善良使百姓含怨算百過。

事不即決淹禁停滯使訟中生訟破人身家一事算十過。

聽審人犯已齊因慵懶飲宴輕為更期累衆候費煩

苦者。一事算十過。

偏護衙役。姑縱姦徒。設局詐騙。穽人身家。算十過。

上司怒人。明知其枉。不敢辨救。一事算十過。

事關前任。及別衙門事。明知其枉。而泥成案。狥體面不與開招者。一事算三十過。

毀人揚己。市恩避怨。不顧前官職司。不顧後官難繼算十過。

沽不准詞狀之名。使含冤者無處陳訴。一事算五過。

必要賄囑方准。一事算十過。

門禁不嚴。致家人通同衙役作弊。一日算十過。

出入行牌不信。使官役守候勞苦。供應耗費者。一次

算十過。

戶

催徵無法。任吏書欺隱。保歇包侵。不能清楚。亂拏亂責。追呼愈急。完欠愈淆。使合縣不寧。算千過。

擅自加派增糧。使小民永受賠累。算千過。

點役不公。任吏胥作弊。使合縣受累。算千過。

遇災荒。弗早申請。使民心不安。上澤不究。算千過。

勸地方好義。救荒積穀練兵等事。不虛公詳慎。偏聽率性。苛派不堪。算百過。

遇患不救。遇賑而吝。力可以濟人而不肯盡。算百過。

輕用民力。隨衆多寡。算過。

禮

祭祀不敬謹。水旱不祈禱及祈禱不盡誠。惟以虛文塞責算百過。

好爲奢侈傷財害民。陰壞風俗算千過。

考較不公。使孤寒不得上進。一名算百過。

開報生員優劣不確。使勸懲無力。士習日靡算千過。

縱容左道惑衆及聚衆賽會。不行嚴禁者算百過。

不禁溺女惡俗。賭博爲非及屠宰耕牛者算百過。

好長夜飲酒。登山玩水。耗費人財。累地方下役守候。一次算十過。

待人不誠。責人不恕。接下僚而褻慢無儀。過知己而

舍疑不盡算十過。

拘泥舊聞。沉迷積習。見聞明正學者。反加非笑謗訕。阻人好脩之念。自障入道之門。其過無量。

兵

縱姦捕唆盜扳牢囚通同燒詐。良善平民。雞犬不寧。算千過。

獲盜不即覩審得其眞情眞贓。致黠盜漏網。扳累良民算百過。

盜有或初悞犯。或迫饑寒。不原情警豁。使人無自新之路者算十過。

刑

人命不即檢驗傷證定案致招情出入。拖累多人。算千過。

問罪成招本有生路不開一線只圖正司不駁。一事算十過。

服毒投水懸梁圖賴人命。審無威逼。輒斷瘞埋。以長輕生之習。一事算百過。審非真命希輕易發檢使死者不得免屍。生者多般受累。一事算百過。

情罪未核杖死一人。算百過。

醉怒重杖責人。算二過。無罪悞責算十過。

借地方公事為名。濫罰者。一兩算一過。

多問罪贖。以肥私橐。以媚上司。一事算千過。

受人囑託。故縱應罪者。一人算一過。縱真命一人。算百過。縱大盜及豪强姦蠹一人。算百過。若受賄故縱倍算。

用刑不當。以多寡算過。罪不至死而杖斃者。一命算百過。

縱行杖人打下腿灣。需索詐害。一日算十過。

無過淹禁平民者。一日算十過。

以口腹之故。輕杖人。一杖算一過。

工

地方水利不留心查察。致有渠不開。有塘不濬。有堤不築。不興水之利。但受水之害。視事之大小算過。

學校教士之處。橋道濟衆之處。聽其頹敗。亦照工程之大小算過。

當官過失。未易枚擧。即此可例。其餘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顏光衷官鑑 元先生名茂猷福建平和人崇禎

宏謀按官鑑者。顏光衷所著迪吉錄之一類也。原書專從因果報應立論。然所採故實。皆出史鑑。其事理正自確不可易。夫果報者數也。數或有時難知。理則千古可信。居官者聽其數於在天。而盡其理於在己。豈非所謂腳踏實地者哉。至于鄉紳中。未仕者將來皆有從政之責。已仕者即今日之從政者也。知鄉紳之所得為與所不當為。則將來之從政也必不苟。而從政者於鄉紳。既不致忿疾而失平。亦不敢徇私以害公。更可即此而得倡率

化導之方。以收易俗移風之效。豈不美歟。

狄仁傑為宰相。有元行沖數規諫。謂仁傑曰。公之門珍味多矣。願備藥物攻疾。仁傑歎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已復薦張柬之為宰相。又薦姚崇桓彥範敬暉等皆為名臣。自古聖賢豪傑無不以得人為急。漢高問人於監門卒得酈食其。收子房於韓相。拔陳平於亡虜。汲汲求賢無須臾離也。臨烈三屈隆中。而天下鼎足。又如夫子大聖。而齊交平仲。鄭兄子產。一遇程子於途。即傾蓋定交。其汲汲於人如此。故子游宰武城。而夫子首問得人。此第一要義也。子賤宰單父。只用父事兄事便已了了。今世士大夫。祇急簿

書。不知政本。又見一二畢賤儒紳。奔求可厭。一概峻其門戶。尊己凌人。是烏足與言風化哉。故經世而不能得人。不成大功。誠使君相至於守令鄉紳莫不彰善崇德。求賢敷教。何憂人才不盛。俗化不美乎。且自家善量品格。全在此處別大小耳。朝廷政事。草野風俗。均待人而成。

唐杜悰節度江陵。黔南蠻使秦匡謀戰蠻寇不克來奔謁。悰怒其不趨庭使吏讓之。匡謀不為屈。乃遣繫之奏。秦匡謀擅棄城池。不能死王事。誅之。行刑之際悰大驚暴卒。長子無逸相繼而死。議者以悰恃權貴枉刑戮。獲茲報焉。夫杜悰不過作貴倨態。要人尊敬耳。而竟以此置人於死。折己之祿。則我慢之為累也。

居官長吏。以禮節喜怒人。低昂人者不少。當其怒時亦自依傍道理。謂臣謀擅棄城池死之不足為過。孰知皆為客氣所使乎。此意不除害人仍自害何嗟及乎。十有成見。有一分道理。便看作十分。皆所云依傍道理。為客氣所使也。戒之哉。

宋韓琦識量英偉。臨事喜慍不形於色。自謂才疏須是周八面。入麤入細。乃是經綸好手。又嘗論王安石曰。為翰林則有餘居輔弼則不足。或問其故。曰。嘗見其奏議。只為一己。而不為天下也。有才而無濟於世。皆坐此病。

錢若水字長卿。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失女奴。父母訴於州。委之錄參。錄參舊與富民有求不獲。遂劾富民父子共殺。誣服具申。獨若水遲疑。錄參曰。汝得富民

錢欲出之乎。若水笑曰。父子皆坐重辟。豈不容其熟察。若水詣州所屏人告曰。某之遲留富民獄者慮其冤耳。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呼女父母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遂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且曰此推官之賜也。富民詣若水来謝閉門不納。富人遶垣而哭。知州欲奏其功。若水辭曰。某初心止欲雪冤非圖爵賞。萬一敷奏在某固好。於錄叅何如。知州嘆服。錄叅知之。詣若水叩頭謝罪。太宗聞之。擢知制誥進樞密副使。此一事也有三善焉。讞獄平冤。一也。不自以為功。而推之知州。二也。不圖爵賞。為錄叅地。三也。以為下。則仁。以為上。則恭。以為同僚則恕。世之小

善小德惟恐人不聞知者視此寧不愧耶。

明孝宗為皇太子。有典璽局郎覃吉溫雅誠篤。識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居多。四書皆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者專權蠹國情弊。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五莊。吉備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竟辭之。東宮嘗念高皇經。見吉至。以孝經自携。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請云先生喫茶。內侍張端非之。吉曰。尊師重傅。禮當如此。後孝宗為仁聖之主。弘

治之治皆以歸功覃吉云。内官中能如此見大識體。可為居官者法。
脩隙者多起於臧怒。蓋官長威福美得慣于。見有拗逆者自然容受不去。一縱其威。誰敢諫止。然此固有二。如張詠之吏。既偷盜美法。又抉抗官長。此不可貫。若乃受屈難堪。理直氣揚。又有見官不慣。周識進退者。此所當諒者也。一概威氣加之。則曲直倒置。巧者勝而拙者敗。縱督過之後。私心悔之。然雷霆彈壓。已破損矣。諺云。一世為官百世冤。蓋恐隱伏利害。峣崎情偽。害人不少。況復任性出之乎。且任性則火性愈熾。久且以為固然。亦不問是非矣。欲惠民者。宜除此一根。虛心以聽情理之自現也。法堂之上。可不常作此想。

凡媢嫉之人。不能容賢。總是我見之為累耳。有用其名。雅相慕重。及至面前相對。使有一二事忍耐不過。積久愈成仇隙。故容遠賢易。容近賢難。容賤易容貴難。容暫易容久難。何也。氣相觸也。才相抵也。名相傾也。勢相軋也。而彼賢人。亦未能盡平心無我。交久以後。實見他有不足處。往昔慕德。已認為錯敬。今朝嫉賢。反覺為平心矣。夫是之謂實不能容。彼實是消遣不下也。審若此。安所盡得化人而用之。故有君子相遇而卒悖戾者。弊正坐此。須是平日克己平情。提身為國。於一切毀譽愛憎。纖毫不掛。方能為子孫黎民造福也。賢才亦有許多難耐處。容賢亦有許多難處。惟真心好賢者。止知有賢。他所不計耳。

人臣所以不和者。只恐奪寵奪能。不知世界事非一人所能獨滿。獨則無曜。並乃有功。古来名人。俱以相翼而成。如臯夔周召。郭李韓范。並臻於一時。蕭曹丙魏。姚宋王寇。掩映於前後。不聞隻手孤拳有駕聲其上者也。中間化得一分。便大得一分。如名公不悅周公留之。臨淮知怨汾陽釋之。萊公結憾王公薦之。范公拂裾韓公就之。此皆是英賢隱隱眼目處。然非平心無我。只勉强拋却。忌根仍在。恐有决裂。此處正須學問涵養耳。

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諛而喜者。佞之媒也。讒言之入。起於好諛。士人得一第後。諛佞盈耳。雖骨月至

親有不肯以直言自取疏忌者。何況外人。及名位愈高。則拂意之言。益復不聞。故一言不當。即謂為輕我。謂為抗我。謂為不識時務。謂為新進無知。而妄菲之口得而中之矣。若虛心受言。聞過內省。讒言何自而入哉。愚謂士大夫先能受言。而後可以納諫望人主。若窮措大謬膺一官。輒已予聖自雄。則奏疏必不婉摯。論事必不透徹。國家何賴焉。以上公忠

商鞅吳起。韓非李斯。彼皆自謂信賞必罰。平天下如指諸掌者也。然與寧失不經。好生大德者。相去何逕庭哉。鞅以徙木立信。起以布幅去妻。非若斯俱以嚴責致治。卒毒天下。而身隨之。甚矣刑難言也。若從名

法上運用。無得情哀矜者為之主持。則往往流入這邊去。而恬不知。猶以為生道之殺也。此聖人教人。必自乾元處安身立命。而於刑名法律。一切不任乎。

蘇綽于宇文泰時。拜左丞。與機密。始制文案式倣周官。減冗員置屯田。以贍軍國。又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理身心。言守令當理心而化民也。其二敦教化。言性隨化遷。化於惇朴。不欲化於澆偽。宜去兵革薄刑罰。而敦德化。使還淳而反素垂拱而天下平也。其三盡地利。言衣食足而後教化隨。宜勤勸課禁游惰重農時。而单劣之戶。無牛之家。又勸令有無相通也。其四擢賢良。言立賢無方。先德後才。又須勤求之

賁課之。省事省官。以專任之。即閭胥里正。猶必擇人。其五恤獄訟。謂伐木殺草由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況刑罰乎。惟奸猾敗倫者必誅。其六均賦役。謂當斟酌貧富。檢舉吏胥也。六條在凋弊瘡痍之中。尤切窾會。泰常置左右。令百官誦習。非通六條不得任。綽性儉素。常以喪亂未平為己責。博求賢俊。共弘治道。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是真用世之豪傑也。今雖有飽熟經書。揮霍長才。能如此中滋味者鮮矣。不意周隋兵難之時。乃有此人。六條均國治理。愛人如父。訓人如師。尤為切要。

唐相魏徵與上語教化。上恐大亂之後未易格心。徵曰。不然。久安民驕佚。佚則難教。經亂民愁苦。苦則易

化。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漓。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魏徵書生不識時務。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顧所行何如耳。昔黃帝征蚩尤湯武當放伐皆能致身太平。豈非大亂之後耶。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訛。則至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上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斗米值絹一匹。二年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四年天下大稔斗米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只二十九人。外戶不閉。行不齎糧。帝謂群臣曰。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徐有功初為蒲州司法寬仁為治吏民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任滿事治不杖一人刑措之風其近如此今人謂末俗澆漓不嚴酷不治者悉亦力量未及不可厚誣民心也（力量未及總由愛民之心未能真切耳）天下至廣萬世至遠雖萬千萬日以救濟斯世而猶未足也故最急度人（勸人做好人行好事也）謂必聖賢而後度人非也聞善則喜見善則樂時時述善事談善言說善報則度已多矣中間轉移之機自有愈進愈精處極至變化恰合而不自知也然度衆人之人又不若度度世之人（有救世之權者也）得其一焉以旋乾轉坤以守先俟後人復生人則度成普度矣聖賢經世傳世皆

此一大事在。
獨為善事所及無多。若得大力量人。同存此意則所救濟何限。大畧化一曲謹人。不如化一豪傑人。化一卑賤人。不如化一權貴人。化近人。不如化遠人。在在言善言。行善事交遊善人。要得此善脉滿世界。則福德亦滿世界矣。舜之大德。亦只是樂與人為善耳。
有一士子授徒為業。日思濟人利物。而貧窮無力。因見世之為師者。多誤人子弟。遂留心教道。曲意造就。果以積德至貴顯焉。今之學校等官。曉得此意。則英才樂育為利斯溥矣。長吏之化民也亦然。教人以善原在分財之上。特人未必知之耳。

能吏多以教化為不足為。不知其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也。如謁廟講經。入鄉行約。所以雍容揖遜。令人慫平躁釋者在此。又如旌奬孝義節烈。擇舉鄉飲大賓視為無緊要事。着意舉行。自有風勵意思。要須品真意真。使耳目常觸。精神不倦云爾。至於馴習童子。尤為喫緊。若以此勸化父兄。因而叅驗賞罰之。不八、九年。兒童已成偉器矣。其成就豈淺鮮哉。以上教化

漢黃霸為潁川太守。每下恩澤詔書。他郡縣多廢閣。霸為擇良吏。分部宣詔令。令百姓咸知恩意。而鄉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務耕桑節用殖

財種樹畜養。諸為令。頗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輒與語。問他陰伏。相參考以具得事情。姦人去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

宣帝時。渤海歲饑。多盜賊。吏不能擒制。龔遂守渤海。帝問何以治。遂曰。海濱遼遠。不霑聖化。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耶。帝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願假便宜。無拘文法。帝許焉。郡聞新守至。發兵迎。遂皆遣還。移書屬縣。悉罷捕盜吏。諸持田器者皆良民。毋得問。持兵者乃為盜。

遂單車至府。一郡翕然。盜賊皆棄兵弩而持鉤鉏。立解散。於是開倉廩。假貧民。選良吏牧養焉。齊俗多奢侈好末作。遂乃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春課耕種。秋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民有帶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奈何帶牛佩犢。不數年。吏民富實。獄訟止息。帝褒之。

尹翁歸為東海太守。吏民賢不肖及黠吏豪民。奸邪主名盡知之。縣各有記籍。聽其政。及出行縣。輒披籍收取。即豪猾莫能以勢力變詐自解脫。以一警百。吏民恐懼。皆改行自新。翁歸之政。似太精明矣。然得其廉公。亦足淑世。又知賢不肖。最吏治之要緊者。惟先

事參伍其里賢縉紳若干士類若干耆老若干。則雄拔可行耳目可寄教化可傳。子賊宰罪父。只父事兄事數人。便足彈琴而理矣。後世不知急人。自原其力。或過而信之。又或過而疑之。或過而瞻之。又或過而慢之。閑然一堂。競者爭至。恬者遠迹。一有隱微事機重大功過。莫別黑白。秖恣喜怒。求其如翁歸之綜核不得也。況有舉一風百。使枉者直之化乎。是在循良者精思而行之耳。以精明體察民情。故不傷于苛刻。適足廣其化理。

郭伋轉并州牧。比入界。老幼逢迎盈路。伋引見問疾苦。聘求耆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行部至西河。有兒數百騎竹馬夾道次迎拜。問君何日當還。伋

從容計期日告之。行部還。先期二日。仮以為遞信。止野亭宿。須期日乃入。官長審狀。及編剳能如此。不失兒童之期。省人民多少煩費。多少羈候。多少反覆。亦一陰德事也。時時體察下情。事事不失恩信。可為居官要術。

宋王濟為龍溪主簿。時調福建輸鶴翎為箭羽。鶴非常有之物。有司督責尤急。一羽至值數百錢。民甚苦之。濟諭民取鵞羽代輸。仍驛奏其事。詔可其請。仍令旁郡悉如濟所陳。夫使民不顧其安。則一羽一毛。皆足破家。此處能調護。在在方便。則在在功德也。長入者可不加之意哉。

近許訟大行矣。即不能以德化。若誣告加三等之律

一嚴庶可少訟。即訟亦不至兩造闕然也。最患在左右原告。雖黃箸語以鼓煽其風。呂刑獄貨非寶。惟府辜功此之謂也。

天下最親民者。惟守令。雖聖明在上。而一二貪殘居職。民不得其所者多矣。故一邑有循吏。則一邑受澤。一郡有循吏。則一郡受澤。其功德比於君相。似小而更密。似賒而更急也。大畧教化為上。寬仁次之。綜核又次之。嚴於馭役。而寬於馭民。亟於揚善。而勇於去奸。庶幾得蒙至治之澤云。

居官全活主民。有有形者。有無形者。有形者。已然也當其顛困欲斃。起溝中之瘠。而庇之生全。其為德也

顯而大。然他人致之而我救之可也。若權柄在握則當視民如傷先事區處不致顛頊危急方為妙手。蓋凡饑寒流離救之未然。則生理不妨力半而功倍。教化亦然。止惡未萌則不至刑辟俗美而民安。其視臨事支吾臨危體察固萬萬也。但業已致之。則不可無轉移之巧。惻怛之實。以經理其間耳。蓋古固有以愛民之心。而成害民之事者。亦有以愛民之事而矜激功能恢張聲譽則其飲和食德必有不能滿注矣。是在為官者實實與民一體則措置自別耳。以上術良

吏齊清民到於今稱之其眞性也。有以清直見忌者皆由立心憤激。以氣凌人所致耳。此等人雖未純正。

然不可抑倒他。蓋留其名節。亦足維世也。今世波靡同俗猶須急此。若見刻苦勵行之儔。便要汙衊他。顛頓他。責以所必窮。則其人立心。先是媢嫉路上人矣。唐盧懷慎清儉。不營產業。雖隆貴得祿賜。散與故人親戚。輒盡。予云。奕與爽至中丞死節。贈貞烈。與陝州刺史清廉。常親題贊廳事褒焉。微杞之罪貫盈。不報猶未艾也。豈非積厚者宏施歟。曰。使貪焉若何。曰。命既無有。雖貪何必。不以贓敗也。即使倖獲而損己之祿秩。隳子孫之福德。為價多矣。昔李景讓之母早寡而貧。嘗掘地得金數斛。拜禱曰。此恐上天憐氏貧苦故賜此。若然。則願諸孤學問有成。不願取也。遽揜之。

已而景讓兄弟皆貴。又范文正公亦極貧嘗得地埋金而不取也。已而為相歸有求施造寺者。欲出前遺金付之則無有矣。只有契並書歷仕祿入。如其金數。然則應貪所得。均不越應分中。而順者遲收之逆者捷得之究竟禍福若霄壤焉。人宜何從哉。喚醒官場計穲諳

黷貨則必酷。彼以為不打則羣情不讐賓賄不來也。黷貨則必橫。彼以為不顛倒曲直。則理勝於權人心有所恃以無恐也。黷貨則必護近習適意旨。彼以為不虎噬成群則威令不重不曲庇私人。則過付無託。且短長既為所挾。剛腸陰有所屈也。一貪生百酷。一酷吏又生百爪牙。吁民數何而不窮且盜哉。最難堪

者得强刼之獄。亦為賣放。受枉法之賍。轉而樹威。奪小可鋪行之貨。執徹骨窮獨之刑。至於官爵愈大。統轄愈衆。一人受賄。則千人骫法。十人丢法。則萬人作俑。如元載胡椒八百石。似道糖霜八十甕。其積蓄亦安在哉。官長又當禁下僚之貪。不獨以清白自了也。清畏人知者上也。畏人不知者次也。貪畏人知。又次之。貪不畏人。賄賂公行。民斯為下矣。

凡嗜酒嗜淫嗜財。皆起於縱意成習。習已成時。肝腸為換。捨死以狥。不自管其有用無用也。有初筮仕時猶能矜持。至老境却低回就之者。只緣漸漸以官為家。以財為性命耳。以上廉潔

救荒有先先策。有先策。有正策。有權策。先先策者。未然也。尚書云。懋遷有無化居。又云。濬畎澮巨川。如京都邊塞之地。屯田鹽法。均須平時經理。又如各省水利之有無。風俗之奢儉。必當預先講求。問其何饒何乏。可就本地經畫者。則為脩之救之。或須借裕隣方者。則為調之劑之。又如折色本色。顧役差役。各有利病。咸宜體悉。大要總在重農而貴粟。勤勸相而脩水利。廢田不耕者有懲。游手蠹食者有禁。遇良田則駐車勸賞。遇水利則委曲通融。至於常平倉義倉。宜委任得人。出納有經。不至虛貲。亦不至刁難。社倉之法尤妙。若每都分各有朱子劉如愚者。以總領之。則可

無凍餒之老。流亡之人。所救不貲。吁。安得有心人。在在如此哉。康濟錄先事臨事既事最為救濟要策此亦深得其意中有可以參觀推廣故錄之

先策者將然也。如有旱有水。穀種既沒。則饑饉立至。當預先廣糴他邪。又檢災傷無可生理者貸之。隨地利可栽種者教之。令貧富皆約食。曰。此惜福救災宜爾也。昔程珦知徐州。久雨壞穀。珦度水涸時。則耕種已過。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民不艱食。又各州縣有上供糧米者。先事奏請截留。而以其糴錢計奉朝廷。則米價自落。國賦不虧。藕軾救荒議言此甚悉。且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民得營生。官無失賦。若

其饑饉已成流殍竝作則雖攔路散粥終不能救死亡。而耗散倉廩。虧損課利。所傷大矣。

正策權策者。已然者也。正策一曰開倉賑貸。二曰截留上供米賑貸。三曰自出米及勸糴富民賑貸。四曰借庫銀循環糶糴賑貸。五曰興脩水利。補緝橋道賑貸。令饑民傭工得食。而官府富民得集事也。然所貸者毋及下戶。而中等自守頭面。坐而待斃。尤為狼狽。又城市之人得蒙周恤。而鄉村幽僻。拯救不及。此尤宜周詳曲處者也。大畧賑濟之法。旬給斗升。官不勝勞。民不勝病。仰而坐待。倉米卒無以繼。莫若計其地里遠近。口數多寡。人給兩月糧。歸治本業。可無妨生

理也。趙令良帥紹興，用此法，城無死人，歡呼盈道。又李珏在鄱陽時，將義倉米多置場屋，減價出糶。既先救附近之民，却以此錢紐價計口，逐月一頓支給，以濟村落。一物兩用，其利甚溥。蓋遠者用錢，可免減竊拌和之弊，轉運耗費之艱。且村民得錢，非惟取贖農罷，經理生業，亦可收買雜料，和野菜煮食。一日之糧可化數日之糧，甚簡甚便。此二策者，俱可行也。曾鞏救災論亦極談升斗賑救之害。蓋上人方圖賑濟，先付里正抄劄，實未有定議也。村民望風扶携入郡，官司未即散米，裹糧既竭，餓死紛然，濁氣薰蒸，癘疫隨作。是以賑濟之名，誤其來而殺之也。故須預印榜四

出諭以方行措置發錢米下鄉未可輕動恐名籍紊亂反無所得庶革饑貧雲集之弊民不出其故居則家計依然上不煩於紛給則奸宄不生視離鄉待斗升米而不暇他為顧不遠哉至富民之價切不可抑之抑之則閉糴而民愈急勢愈窮其亂可立待也況官抑價則客米不來境內乏食而上戶之粗有蓄積者愈不敢出矣昔文彥博在成都適值米貴不抑民價只就寺院立十八處減價糶米仍多張榜文招糴翌日米價遂減范仲淹知杭州斗粟百二十文仲淹增至百八十眾不知所為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饑增價招引商賈爭先趨利價亦隨減此二公者識見過

人遠甚。第出納之際當覈奸。賑濟之際當撿實。而輒夕經營總宜盡心力為之。視為萬命生死所在。自不憚勤勞也。至於棄子有收。强糴有禁。嘯聚巨魁必剪其萌。澤梁關市暫停其稅。此皆因心妙用慈祥之所必至者矣切中近時賑荒利弊。

權策。如畢仲游先民未饑。揭榜示曰郡將賑濟且平糴若干萬石。實大張其數。勸諭以無出境民皆安堵。已而果漸艱食饑民十七萬。顧所發粟不及萬石以民粟繼之。而家給人足。民無逃亡。又如吳遵路令民采薪芻出官錢收買。却令於常平倉市米物歸聽老稚。凡買柴二十二萬束候冬粥之。官不傷財民再穫

利。又以飛蝗遺種。勸種豌豆。卒免艱食。又如婚葬營繕等事。皆宜勸民成之。宴樂賽願。都不復禁。所以使貧者得財為生也。至於重罪有可出之機。令入粟救贖。亦無不可。蓋借一人以生千萬人耳。以上救荒。

漢陳寔。字仲弓。穎川人。平心率物。鄉人爭訟。輒求判正。寔為諭以曲直。開以至誠。皆感動。退而言曰。寧為刑罰所加。毋為陳君所短。歲歉民窮。盜夜入。止於梁上。寔陰見之。呼子孫訓曰。人當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迫於饑寒。習久遂至為非。如梁上君子是矣。盜驚駭。投地稽首請罪。寔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克己反善。遣絹二疋以歸。自是邑無盜者。後除太邱長。

以三公徵不起。享年八十。子紀諶齊德。時稱二賢。紀為尚書令。紀子羣為司空。並著高名。時號三君。寔與李膺范滂齊名。而獨無纖芥之禍者。彼專嫉惡。此專揚善故也。其入人也。甘而不拂。而變化已多矣。

管寧避亂廬山。鄰有牛暴寧田。寧為牽牛着涼處牧之。牛主大慙。里中男女共汲一井。爭先有鬬者。寧多買汲器。置井傍待之。既聞。乃各自悔責。講詩書。陳俎豆。明禮遜。所居婣舊鄰里有窮困者。必分賑救之。與人子言孝。與人弟言弟。與人臣言忠。貌甚恭。言甚順。名行高潔。望以為不可及。而即之熙熙。能因事以導人於善。漸之者無不化焉。夫管寧一士人。便能化俗如

此。今世種種敝風。守令之化也。十居其五。士大夫之化也。亦十居其五。若能於其里其都。各擇善士。互相傳勸。有不率者擯不得齒。而身復嚴禮法董子姪。以先師之。不出十年。可大變也。

鄉紳國之望也。家居而為善。可以感郡縣。可以風州里。可以培後進。其為功化比士人百倍。故能親賢揚善。主持風俗。其上也。即不然。而正身率物。恬靜自守其次也。下此。則求田問舍。下此則欺弱暴寡。風之薄也。非所忍道矣。俚語云。刀趂利。爐趂熱。此兩語誤人不淺。夫刀利爐熱。用之以幹許多好事。此光陰誠不可錯過。又爭體面。此三字最誤人。今且以何者為體

面。若屈身求官府此無體面之甚者也。官府即姑從我。而心輕其為人。此無體面之隱者也。得勢以豪鄉里。而人陰指曰。此翼虎不可犯耳。尚得為體面乎。認得體面真時。便不爭體面。而百美集矣。

凡家世茂盛者。多以仁厚謙恭立敎。故能保世滋大。不為造物之忌。但處世用寬。而律家用嚴。其於教訓子孫。方始得力。不然。自家從艱辛讀書得來。猶知義理。行方便。至膏粱子弟。習成性氣。顧指驕人。且以老成為迂濶。以脫畧為時行。如此安得不敗。故灑掃應對。守弟子職。古人立教之最喫緊也。

鄉先生能以化俗造士為念。則為善於鄉。成就不少。

夫出則為伊周。處則為孔孟者。惟鄉紳為然耳。若乃黑白其眼。而雌黃其口。則非所謂士矣。士夫以化俗為上品。而孝友尤所重。且宗族周其窮乏。而後善念可興也。但不可有速成心。并以勢力為之用耳。

觀柳氏家法。知禮之可為國也。以此達之鄉。推之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大抵風俗壞時。自其弟子先做壞了。好尊惡卑。樂諂惡繩。放縱敗撿。甚者父兄只以聲色貨利。權焰威寵。激其讀書志意。而猶以為善教也。一朝得志。其凌厲傲慢。能有極哉。善哉柳玭之誡子弟也。而曰門第高者。可畏不可恃也。

知其可畏而立身行已增德惜福敎養子弟達材利用得志則澤及天下不得志亦無愧其家庭鬼瞰之而無隙帝臨之而有當矣於以綦昌綦熾何有哉人之力量本參天地況列於薦紳之中則經世風世皆所能為不問其在官與林下也其有德業令望聳一世者則利害賴其條陳善良受其吹噓風節關其主持郡縣應其聲氣此於福人寧可計數諸如躬親故戚非無罪之亦有冤痛然如已未顯達相似以曲直付公庭以盈虧闕造化隆禮可也誘善可也顯為區畫而隱為調理可也若使之炙手睨目爭產競市則所恃何勢姑論知與不知而其罪惡欲以誰諉哉

故當靜以鎮之。恬儉積德。必有彌昌彌熾日千。且我不負人。人亦豈盡負我。久久見信。自無一朝之患矣。

以上鄉紳

顧亭林日知錄先生名炎武號寧人江南崑山人

宏謀按日知錄所載政事皆探本之論而義正詞嚴是非可否之間不少假借所謂較若畫一者是已至叙述往跡上下千百年瞭如指掌皆有獨知獨見豈徒以博物見長哉先生畢生未嘗一日歷仕路而所論治道皆親切得理規模宏遠鉅細不遺由其平時讀書隨處體認與世俗記誦詞章之學無裨世用者不同耳

豈不爾思畏子不敢民免而無恥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有恥且格也隨事皆有此兩種治民者不可不知

君子不親貨賄。束帛戔戔。實諸筐篚。非惟盡飾之道。亦所以遠財而養恥也。萬曆以後。士大夫交際。多用白金。乃猶封諸書冊之間。進自閽人之手。後則親呈坐上。徑出懷中。衣冠而為囊橐之寄。朝列而有市井之容。若乃拾遺金而對管寧。倚被囊而酬溫嶠。曾無愧色。了不關情。固其宜也。然則先王制為筐篚之文者。豈非禁於未然之前。而示人以遠財之義者乎。以此坊民。民猶輕禮而重貨。

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貧有富。貧者至於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為吝嗇之計。於是乎有爭心矣。夫子有言。不患貧而患不均。夫惟收族之法

行而歲時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財之義。本俗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而鄉三物之所興者。六行之條曰睦曰恤。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矣。此所謂均無貧者而財用有不足乎。至于葛藟之刺興。角弓之賦作。九族乃離。一方相怨。而缾罍交恥泉池並竭。然後知先王宗法之立其所以養人之欲而給人之求。為周且豫矣。

治化之隆。則遺秉滯穗之利。及於寡婦。恩情之薄則耰鉏箕帚之色。加於父母。故欲使民興孝興弟莫急於生財。以好仁之君。用不畜聚斂之臣。則財足而化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

晉荀勗之論。以為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省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此探本之言。

人聚於鄉而治。聚於城而亂。聚於鄉。則土地闢。田野治。欲民之無恒心。不可得也。聚於城。則徭役繁。獄訟多。欲民之有恒心。不可得也。可見省役息事。亦所以保此恒心也。

尹翁歸為右扶風。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所謂收取人。即今巡按御史之訪察惡人也。

武斷之豪猾。文之吏。主訟之師。皆得而訪察之。及乎濁亂之時。遂借此為困民之事。撟其敝者。乃并訪察而停之。無異因噎而廢食矣。

傳曰。子產問政於然明。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是故誅不仁。所以子其民也。

說苑。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于令。曰安敢乎。曰敢于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

漢光武時。郡國群盜處處並起。攻劫所在。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上遣使者下郡。聽群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

除其罪吏雖逗留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盜多為殿最惟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于他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光武精於吏事故其治盜之方如此天下之事得之於疏而失之於密大抵皆然又豈獨盜賊課哉

歐陽永叔作唐書地理志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記之其縣之下蓋唐時為令者猶得以用一方之財興朞月之役而志之所書大抵在天寶以前者居什之七豈非太平之世吏治脩而民隱達故常以百

里之官吊劉千年之利。至於河朔用兵之後。則以催科為急。而農功水道有不暇講求者歟。然自大曆以至咸通。猶皆書之不絕於冊。而今之為吏。則數十年無聞也已。水日乾而土日積。山澤之氣不通。又焉得而無水旱乎。

龍門縣。今之河津也。北三十里有瓜谷山堰。貞觀時築。東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壚渠。縣令長孫恕鑿。溉田良沃。畝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馬鞍塢渠。亦恕所鑿。有龍門倉。開元時置。所以貯渠田之入。轉般至京。以省關東之漕者也。此即漢時河東太守番係之策。河渠書所謂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而唐人行

之竟以獲利。是知天下無難舉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謂後人之事必不能過前人者。不亦誣乎。

唐開元八年。詔曰。同州刺史姜師度。識洞於微。智形未兆。頃職大農。首開溝洫。歲功猶昧。物議紛如。緣其忠欵可嘉。委任仍舊。暫停九州之重。假以六條之察。白藏過半。續月斯多。食乃人天。農為政本。朕故茲巡省。不憚祁寒。將申勸卹之懷。特冒風霜之弊。今原田彌望。畎澮連屬。由來榛棘之所。徧為秔稻之川。倉庾有京坻之饒。閭閻致畝金之潤。本營此地。欲利平人。緣百姓未開。恐三農虛棄。所以官為開發。冀令遞相教誘。功既成矣。思與共之。其屯田內。先有百姓挂籍

之地。比来名人作主。亦量准頃畝割還。其官也熟田如有貧下欠地之戶。自辦功力。能營種者。准數給付。餘地且依前官取。加師度金紫光祿大夫。賜帛三百匹。師度既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不利。而成功亦多。讀此詔書。然後知無欲速。無見小利。二言為建功立事之本。

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知其可以為令尹也。魏襄王與群臣飲酒。王為群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為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

魏之河內。讀此可見率作興事之勤。授方任能之畧。今日所以變化人心。蕩滌污俗。莫急於勸學獎廉二事。

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盖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為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况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乎。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已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

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
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
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
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

國奢示之以儉。君子之行。宰相之事也。漢汝南許劭
為郡功曹。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
盛。入郡界。乃謝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遂以
單車歸家。晉蔡充。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為人所憚。
高平劉整車服奢麗。嘗語人曰。紗縠吾服其常耳。遇
蔡子尼在坐。而經日不自安。北齊李德林。父亡時正
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輿。反葬博陵。崔諶休假還鄉

將赴郡。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李僧伽脩整篤業。不應辱命。尚書袁叔德來候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夫惟君子之能以身率物者如此。此是以居官而化一邦。在朝廷而化天下。魏武帝時。毛玠為東曹掾。典選舉。以儉率人。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唐大曆末元載伏誅。拜楊綰為相。綰質性貞廉。車服儉樸。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寬。劍南西川節度使寧之弟。家富于財。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即日潛遣毀撤。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

行營。聞綰拜相坐中音樂減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每出入。騶從百餘。亦即日減損惟留十騎而已。李師古跋扈憚杜黄裳為相。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氈車子一乘使者到門。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襤褸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此則禁鄭人之泰侈奚必于三年。變雒邑之矜誇無煩乎三紀。脩之身行之家示之鄉黨而已。道豈遠乎哉。

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故欲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然而王陽黄金之論時人既怪其奢。公孫布被之名真士復譏其詐則

所以攷其生平而定其實行者惟觀之於終斯得之矣。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悉仰於家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夫廉不過人臣之一節。而左氏稱之為忠孔明以為無負者。誠以人臣之欺君誤國必自其貪於貨賂也。

後漢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此近日為寬厚之論者所持以為口實。乃余所見數十年来姑息之政。至於網解紐弛。皆此言貽之敝矣。嗟乎。范文正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

朱子謂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舍有罪為仁。此猶人主之以行赦為仁也。孫叔敖斷兩頭蛇。而位至楚相。亦豈非陰德之報邪。

唐柳氏家法。居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此今日士大夫居官者之法也。宋包拯戒子孫。有犯贓者。不得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此今日士大夫教子孫者之法也。

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躢大夫門。此霍氏之所以亡也。奴從賓客漿酒藿肉。此董賢之所以敗也。然則今日之官評其先攷之僮約乎。

唐張嘉貞在定州。所親有勸立田業者。嘉貞曰。吾忝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饑餒。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何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及身歿後。皆為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聞者歎服。此可謂得一疏之遺意者。

晉陶侃勤于吏職。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諸參佐或以談謔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於江。將吏則加鞭朴。卒成中興之業。

為晉名臣。唐宋璟為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於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黙之。博者惶恐自匿。後為開元賢相。而史言文宗切於求理。每至刺史面辭。必殷勤誠敕曰。毋嗜博無飲酒。內外聞之。莫不悚息。然則勤吏事而糾風愆。乃救時之首務矣。

今日致太平之道何由。曰。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晉許榮上疏言。臣聞佛者清遠元虛之神。今僧尼往往依傍法服。五戒麄法尚不能遵。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為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雒陽伽藍記有比丘惠凝死去復活。見閻羅王。閱一比丘是寶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

靈覺寺成棄官入道。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剋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付司送入黑門。此雖寓言。乃居官佞佛者之箴砭也。

湯子遺書 先生名斌號潛菴河南睢州人順治壬辰進士官禮部尚書謚文正

宏謀按先生德器深厚學術純正。自監司解官從學十年被徵乃出。撫吳二年百廢具興頑儒廉立幾於風移俗易矣。今數十年之久士民謳思常如一日。非至誠相感其可強而致乎。茲採遺書中可以風於有位者錄為一帙。恨不及見先生而讀其書。如見先生。朝夕展誦冀以少袪固陋云。

古之民有四。今之民有六。其耗財已至何怪匱乏之相繼乎。欲驅浮惰而農之。惟在使民樂為農。今之為農者力作不足供賦稅。不見其樂止見其苦。如商賈之

徒固是奔競之心勝。亦緣不能安業故思他圖。又如僧道輩其心豈不欲有父母妻子之樂。多緣農困無以為生。故逃歸僧道。既逸其力。又不匱於衣食。則亦安之不思返矣。是莫若輕徭薄賦使安於農而樂為之。則游惰者不驅而歸農矣。問曰。游惰者歸農矣。其閭貧富相耀風俗終難整理。若何。先生曰。此最難處。今之時勢與古不同。古之時。無甚貧甚富之俗。所以易治。今之富者田連阡陌。貧者至求數畝自給而不可得。此中甚費區畫。今但使一鄉之中富者明禮義興仁讓。有以庇貧者而不至失業。則後此可以徐圖矣。富者能不欺貧。貧者能不忌富。止許藉庇于富。不可肆惡于富。則風俗自厚。何嫌貧富相耀也。

儒者不思不信理患在信之過而用法過嚴者亦是一病天地間法情理二字原並行不悖如官司有弗稱職者若優容貽害固不可必嫉之過而加以重罪至隕命析產亦不忍有仁術焉輕其罪使之棄去則我亦不流於殘而民已除其害矣

先生任潼關時年饑麥不熟兵餉匱乏人心騷動先生欲發倉儲秋糧以貸俟来年麥收仍以兩季麥糧撥發督鎮不可先生曰事變倉卒非可拘以常數以此安撫人心利害由我而當督鎮以為然各營弁皆歡欣感謝變遂寢後督鎮每謂僚屬曰作事如湯公真可謂盡職無遺憾有能倣而行之者即善類也

先生任潼關時。同列問曰。得百姓心易。得僚屬心難。公何兼而致之也。先生曰。吾於屬吏。不惟不取其財。且彼有善。吾力成之。以遂其願。故人亦不以為苦。同列曰。無所取於彼。何所應於上。先生曰。無所取於彼。亦無所應於上。交際之禮。不過尋常帛物四件。上官且戲謂吾禮物有班數。亦各諒之。無所受也。至往來之官。未有以金帛為贈者。其於上下間。如此而已。

年少登科。切弗自喜。見識未到。學問未足。一生喫虧在此。即使登高第。陟高位。庸庸碌碌。徒與草木同朽耳。往往老成之人。一入仕途。建立一二事。便足千古。由其閱歷深也。由科第者。固當由懼生書。即不由科第。亦可以勉矣。

問為政當以順民情為第一義也有順不得的所在。即如我在贛州作道時。海寇猖獗。忽有賊持偽檄到撫軍轅門。撫軍傳余甚急。食頃三至。余詣撫軍所。以此賊付余。余在轅門訊之。百姓觀者如堵。頗多惶惑。余請撫軍急梟示。以絕賊人覬覦。撫軍猶豫欲監候上聞。余請益力。因令押送市曹。百姓震恐遮道而請曰。殺之。則賊衆大至。首萬生靈不保矣。余曉百姓曰。殺之。則賊知我不懼。而不敢來。即賊衆果至。我自有方畧保障抵敵。爾百姓無恐。賊亦大呼曰。兩國相爭不斬來使。余呵之曰。汝賊耳。安得云國。亟斬之。尋賊敗去。竟無警。使是時稍順民情。不斷然斬之。奸宄生

心。保無意外之變乎。非是當初年少氣壯。只是明理耳。此由小民所見不遠。故顧不得。更有許多偏心私心。亦是顧不得的。故明理最要。○以上語錄

天下事莫患於因時茍且。而無真誠之意。動輒曰。時不可為也。事多掣肘也。牧仲在刑曹。一副郎耳。每慮囚。必細審其得罪之由。察其情偽。稽之律例。有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之意。有不合者。動色力爭。即豐鎬舊臣。亦諒其真誠。改容敬禮之。雖不能盡如己意。其所全活者亦多矣。○與宋牧仲書

人身之所重者元氣也。國家之所重者人才也。古人宦轍所至。必以咨訪人才為首務。所為人才者。非詞華藻麗。馳聲藝苑之謂。必經術足以明道。才畧足以

直時有精苦之志。有沉深之謀。此其人。必不欲以浮華顯。往往在深山窮谷。可以遯世無悶。或浮潛人間。落落穆穆。非得其同志。則不能相求也。西江自宋以來名臣大儒不可勝數。今豈遂無其人乎。余昔叅藩嶺北。屬有軍旅之役。事定而疾作。請休歸里。寧都有魏冰叔兄弟。與彭躬菴。邱邦士。方讀書易堂。余知之。未暇入山一訪。亦以諸子深藏交修。不求聞於世。余雖粗知其姓氏。未能悉也。今讀其所著書。想見其為人。屈指當日。已二十年矣。河山阻脩。光陰荏苒。惟有浩歎而已。天生人才。無關古今。往者已矣。來者未可量。牧仲更從冰叔。益求知所未知焉。勿如我之過時

而悔也還　朝以此為便歸之獻則所以報國者深矣。牧仲司権之官。先生不勸其獻羨餘。而勸其獻人才。何相期之遠耶。況他官耶。同上

睢州舊有柳稍。約四萬有奇。又貯河干。年來疏濬得宜。宣房無恙。今協工告急。似宜截運前去。那緩就急。既以慰河臺四望之意。復以見執事救助之功。新派柳稍接續上納。報完協工之數既足。仍補完河上舊稍。以備萬一之用。在執事不過畧為通融。而民間稍緩須臾。遂可免典妻鬻子之苦。不然限期逼迫。勢難周轉。鞭笞雖施。亦鮮成效。執事天地父母之心。諒必惻然動念也。如曰枝稍各年派定。未便那移。竊思枝稍與他項錢糧不同。堆貯河濆。日久亦漸糜爛。存之

數年竟歸烏有。誰非百姓脂膏。何忍聽為棄物。若一通融。不但有益東工。且本地收以新易陳之效。即或培固堤堰。為預防之計。而舊數依然。新陳較勝。況士民孰無本心。感恩圖報。方銜結不遑。踴躍上納。更自敏速。與馮郡判書

時至今日。作善良非容易。天下君子原少。上官豈能盡賢。且人情難測。我輩愛民之心常切。而事上之才常拙。任事之意常盛。而弭謗之術常疏。萬口歡騰之時。忌者即從中而起。往往然也。故今之吏。黜弊去其太甚。舉事必存小心。循規蹈矩。無露鋒鍔。異日當國家大任。不茹不吐。正在此時磨鍊出來。勿謂異已者

非我輩藥石也。答李襄水書

賢者出處關係世道。天相國家恐有欲退不得者。以義論之。身在危疆委曲擔荷。方員並施。經權互用。總以保固地方拯救殘黎為念。古之君子當此境界儘有苦心不可告之人者、及事過險出。人皆服其深心大力足以弘濟時艱。物望愈重。鉅任將歸。此一道也。若事有難為奉身而退。以威武不屈為高。此亦一道也。二者總内度之心而已矣。進退所關要徹底打算。合乎天理無一毫私心。則進退皆道也。出處二字非人所得與。故某不敢為執一之論。同上

長安道上。有稱頌足下新政者。未得其詳。既而知立

義學七十餘處。從學弟子六七百人。近且重農積穀。水旱有備。此漢代循良所為。何幸於今日見之。教養二字主道之本。近日長吏不講久矣。某昔承乏溢關。亦力行社學鄉約義倉保甲四事。頗費苦心。雖寮友承行。不能盡如鄙意。然亦有效可觀矣。足下學有源本。才足經世。聞以呂司寇公諸書課子弟。此書最善入人。化俗為易。婦人女子皆能於變。真快事也。半載之後。似當謀以孝經小學。近世人才不古若。只為少此一段工夫。就中擇其才可大成者。進以經書講明正學。三年之間。當有大賢出而應之。有功吾道不小也。賢才不擇地而生。特振興無人。遂就頹靡耳。更聞

勇於按薙疾惡過嚴此亦初政宜然親民之吏慈悲為上。民既懾風威嚴宜弛。與王柳仲書

吳下盜風日熾由於地方官慮處分嚴切遇有被盜便與失主為伙逼令隱匿不報。其盜情重大勢不可掩者適令改強為竊甚至昧却良心輒拿家屬婦女審訊坐以是姦非盜敲樸並行。以故失主畏其苦累不得不隱忍緘默。即申報矣。奉文勒緝往來解比差役盤費悉出失主。盜之所餘不盡不止。其意總要失主有不敢不諱之勢而後官長得安然遂其諱盜之心。既助盜以虐民實驅民而為盜是官長實盜魁也。如比作官。惟知有自己功名。不知有良民身家性命。

不但上負　朝廷。抑且絕滅天理。每日坐堂開衙來與張蕃何面目與斯民相對乎。此數語與群俗吏多矣。禁諱盜告諭穢松兩府士民。紛紛具呈。妄稱本院德政。請立碑建書院作生祠。本院不勝駭異。穢松賦重役繁。民生困苦。上下掣肘。諸事維艱。本院夙夜拮据。捫心自揣。有過無功。況現任輙自立碑。律有明禁。至於建書院造生祠。尤為末俗諂諛之習。吳門生祠如林。豈必盡有功德。甚至過者指斥其姓名。歷數其劣狀。未嘗以其有生祠而稱羨之也。若周文襄。王端毅。海忠介三公。忠直廉惠。史冊載之。兒童知之。今曾無半間之享。可見生祠不足為貴重。至于書院。原先儒講學明道之

所。人因避生祠之名。槪稱講院。尤屬無謂。此皆好事無耻之徒。借以媚官長。詐鄉愚。漁利行私。今欲加於本院。是以本院為好諛喜佞之愚人。何待本院之薄也。

禁立祠告諭

本都院撫吳二載。一飲一食。何莫非百姓脂膏。而地方刑名錢穀簿書鞅掌。晝夜拮据。未嘗暇逸。心雖無窮。力實有限。今蒙
聖恩優擢。爾百姓念本都院愛民有心。忘本都院救民無術。罷市挽留。數日聚集院署。哀號之聲至不忍聞。本都院與爾百姓。一體相關。豈忍因本都院之行。遂使爾等士廢讀書。農廢耒耜。商廢貿易。本都院為

之寢食不安。本都院於地方利弊民生疾苦。知之頗
眞。入　朝之後。或
至尊顧問。或因事敷陳。當盡力鑿鑿言之。況
聖主眷念財賦重地。必簡公忠清惠才德兼全之大
臣。十倍於本都院者來撫茲土。爾百姓何用多慮。本
都院平日告誡爾百姓之言。歷歷具在。朔望率爾百
姓叩拜　龍亭。講解鄉約。亦欲使爾百姓。知君臣大
義。
朝廷恩德。自今以後。願爾百姓。孝親敬長。教子訓孫。
忠信勤儉。公平謙讓。事要忍耐。勿得妄興詞訟。心要
慈和。勿得輕起鬭爭。勿賭博。勿淫佚。勿聽邪誕師巫

之說復興淫祠。蚤完　國課共享天和。此本都院惓惓望於爾百姓者。本都院身在京華此心當往來此地。本都院見爾百姓如此情狀既慨平日救民之道未盡。又不忍遽恝然而去。但

君命不敢留。惟爾士歸書舍農歸田疇商歸市肆使本都院之心稍安。無復紛紛擾亂可也。臨行曉諭士民

魏環溪寒松堂集（先生名象樞蔚州人順治丙戌進士官刑部尚書謚敏果）

宏謀按先生所著庸言有關於立身行己者已採入訓俗遺規。茲復於全集中節錄數條。為士大夫居官之鑒。先生學問。以不欺為本。故胸次光明。議論忼爽。足以破流俗之惑而振委靡之氣。誠居官至言哉。

士大夫不負所學。不負天子者何事。亦惟是省躬治物。勿之有欺耳。勿欺於人。有何不可告人之心。勿欺於天。有何不敢告天之事。既不敢告人。復不敢告天。必恣吾威福為所欲為。視宦途為壟斷。以人命為草菅。冀得富貴世世享之。未幾而禍及其身。或及其子

孫。始欲徼倖徼功。懺悔重過。噬臍何及哉。昔人云。惟府辜功。又云。無倚勢作威。無依法以削。蓋官者勢與法之藉。而功過之府也。其于吏治也。功多則臧。過多則否。其于民生也。功多則安。過多則危。其於立身接物也。功多則得。過多則失。功過何等關繫。可冒昧恣睢而不知簡點乎。功過格序

天下之事有眞事。須天下之人有眞心。無眞心而做眞事。必不得之數也。前讀先生迂濶一說。盡乎天下之人矣。而總歸於大法小廉之一語。又讀先生妄談瓦欵。盡乎天下之事矣。而總歸於治人治法之兩端。今日正坐此弊耳。因循者曰。力不能也。貪昧者曰。特

若此也。豈無賢豪亦曰掣吾肘矣行不得也。大事不敢任小事不屑為尚安得復有真心做真事者哉某竊自愧欲死矣。欲以信朋友者信君父而先不自信求所以居仁由義不愧不怍。如先生首篇教我者茲憂憂難之所謂真人面前不說假話也。若止循分盡職豈今日之所急哉。答尚念東書

書生即不能為朝廷建大功持大議以濟時艱。然而愛人才惜民命書生猶或能之。若不大破勢分利欲關頭則氣不揚骨不勁。安有靡靡然唯唯然可任天下事哉。答徐于星書

諺謂居家居鄉當以父母

君父之心為心。入則稱說古昔嘉言懿行。令家人環而聽之。堂上老親。亦少開顏色。出則從州大夫講說鄉約。明朝廷之教化。啟邊塞之愚蒙。提出良心。風俗少變。玩此二語。可以教民矣。差可為先生道者。恃有此耳。答江若文書

近見士大夫。率以感應篇勸世。自是好念頭。僕謂以禍福勸。不若以名節勸之之為切。方今吏治多雜。何不集古儒吏廉吏才吏勞吏四種為一刻。使作吏者之知所自擇。以求進於古人之一班耶。寄畢亮四書

功令森嚴。身名為重。內外情面。概宜謝絕。然後以處女之自愛者愛身。以嚴父之教子者教士。士風文運

實嘉穎之。與秦尾仙學使書

執事廉介自持肝腸如雪。嘗言生平所見居官之家祖父喪心取錢。欲為子孫百世之計。而子孫蕩費。只如糞土。不旋踵而大禍隨之。此執事自愛愛人之格言也。尤當書紳。以志不忘。若一切是非毀譽悉歸於天與命。而平心處之。又何慮哉。答晉撫劉勉之

再入長安惟以職業酬應為學問。妄謂即事即理。並言語亦可省却。雖一時諸君子留心此道。尚不乏人。而仕宦中必能立定脚跟。不為一切奪去者。乃可謂眞人品。乃可談眞學問矣。僕亦常與互相砥礪。有存諸心而不敢出諸口者。惟反已自修。與人為善。八個

守耳。答郝雪海

惟望執事執法如山。守身如玉。愛民如子。去蠹如讐。誨屬吏。如師之教弟。閱招詳。如弟之親師。薦舉賢良如讀古人得意之書。君命可以不辱矣。答劉解五書

天災流行。何代無之。數也。儒者不言數。咎在人。茲地也。人虞詐歟。俗健訟歟。行誼悖歟。天物暴歟。淫祠盛歟。有一於此。足以致災。祈穀說

居官者。何嘗不擇吉日任事。而陞者陞。降者降。黜者黜。死者死。未嘗皆吉也。娶婦者。亦嘗何不擇吉日成婚。而壽者壽。夭者夭。孕者孕。絕者絕。未嘗皆吉也。類

而推之諸事皆然。其義何居。魏子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理也。周以甲子興。商以甲子亡。非明驗乎。

修美德也。余謂仕路諸君子崇尚尤急。數椽可以蔽風雨。不必廣厦大庭也。痴奴可以應門戶。不必舞女歌童也。繩床可以安夢魂。不必花梨螺鈿也。竹椅可以延賓客。不必理石金漆也。新磁可以供飲食。不必成窑宣窑也。五簋可以叙間闊。不必盛席優觴也。經史可以悅耳目。不必名琴古畫也。去一分奢侈便少一分罪過。省一分經營便多一分道義。慎之哉。

一味疾人之惡。小人之禍君子者。十有八九。終日揚人之善。君子之化小人者。十有二三。明此方能濟事不僅厚道而已

友人某致魏子書曰。予以脩路故奪官矣。脩路州官責也。上弗蠲州官罪也。今不罪州官而罪道官。挑僵李代是非不白。予何辭。魏子曰。小臣先大臣而任勞大臣先小臣而任過體也。明公以水田插稻。難開新路請者。為民耳。以為民之故而奪官。吾無憾矣。買辦是卸過也。卸過是求官也。求官非大臣體也。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人無終身不失官之理。只要論為何事失官。或公或私。不可不辨。

督撫有隙者。彼此相尋。則彈劾屬員以快吾意。道府州縣有隙者。彼此相尋。則鞭扑衙役以快吾意。嗟乎。以人之功名性命。為我洩忿之資。天理安在哉。吾恐于若孫。棄功名。損性命。不足以償矣。

今人見科目仕路中人。謂某某有功名矣。余不敢信問客。客曰。列高榜登甲第得顯官居要路。非功名而何。余始知今人之功名異於古人也。古人之功。或在社稷。或在封疆。或在匡君。或在養民。古人之名。或在尸祝。或在口碑。或在文教。或在史傳。一代之有功名者不數人。一人之有功名者不數事也。何今人功名之多也。功名二字。得此關繫。與世俗所云有義利之分。真是同床各夢。

魏文侯擇相。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推此言也。可以取友。可以延師。可以聯姻。可以薦士。可以聽言。并自己立心制行之道。均由此五者得之矣。

見居官者。不問職掌盡否。興利除害幾何。百姓安危何似。輒問何時陞轉。何日出差。地方好否。宦囊有無。遷秩者。有誰照管。淹滯者。是誰阻抑。凡問及此。即為薄待天下之人。不但問者如此立論。緣本人亦無不如此設想也。可嘆可嘆。

人君以天地之心為心。人子以父母之心為心。天下無不一之心矣。臣工以朝廷之事為事。奴僕以家主之事為事。天下無不一之事矣。語雖簡畧。義蘊該括。

高景逸曰。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士大夫實念也。居廟堂之上。無事不為吾君。處江湖之遠。隨事必為吾民。此士大夫實事也。夫實事本於實念。愚嘗自返。深用疚心。

居大臣而德不純。才不粹。不如下僚。居下僚而政不平。刑不中。不如素士。居素士而理不明。學不正。不如庶民。可見地位高一層。則責任更重一層。非虛擁其名而已也。

偶見水與油而得君子小人之情狀焉。水君子也。其性涼。其質白。其味沖。其為用也。可以浣不潔者而使潔。即沸湯中投以油。亦自分別而不相混。誠哉君子也。油小人也。其性滑。其質膩。其味濃。其為用也。可以污潔者而使不潔。倘滾油中投以水。必至激搏而不相容。誠哉小人也。形容盡致。推勘入微。明此。可以立身。可以觀人。

吳芾云。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其得罪於上官。李衡云。與其進而負於君。不若退而合於道。二公皆宋人

也。合之可作出處銘。陝西進士劉璽云。與其得罪於赤子寧得罪於鄉士夫。此其令烏程時禁投私書告條也。樞云。與其得罪於寒門素士寧得罪於要路朝紳。此樞與陝西督學王功成書也。合之亦可作教養銘云。

恭謹忍讓是居鄉之良法。清正儉約是居官之良法。

士君子進不能表率一國。退不能表率一鄉。皆足貽誦讀羞。溺於詩酒者。相去一間耳。

伊尹一介不取。方能三聘幡然。柳下惠三公不易。乃可三黜不去。故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以上皆庸言

丁清端親民官自省六戒 公名成龍字北溟山西永寧人官兵部尚書

弭訟按漢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而循良爭勸不肖者望風引去後世科條日繁吏道益雜終日簿書勞攘而擾民則有餘惠民則不足皆由名與實不相應也于公六戒本愛民之實心行惠民之實政其詞曲而暢其意婉而切視漢世六條尤為簡要矣篇首提出天理人心四字為牧民者痛下針砭噫官無良心無天理民有不受其殃者哉官如存良心循天理民有不蒙其澤者哉願諸君子以此

四字懸之心目之間也。

朝廷設官分職。皆為治民。而與民最親。莫如州縣。近來積弊成習。親民者反以累民。甚有不知廉恥為何物。而天理人心四字。置之高閣不問矣。噫。吏治日壞如倒狂瀾。何時止乎。用是偶採成言。兼恭時弊。陳列六則。朝夕省觀。自為儆惕。倘反是道也。王法不及。必有天殃及之矣。謹列如左。

一曰勤撫恤。州縣之官。稱為父母。而百姓呼為子民。顧名思義。古人所以有保赤之道也。夫保赤者。必時其飲食。體其寒煖。事事發乎至誠。保民者亦當規其饑寒。勤其勸化。事事出于無偽。蓋無偽。則有實心。縱

力有不及。與事有掣肘。然此心自在。即於萬分中體認一分。亦百姓受福處也。昔陽城云。撫字心勞。知撫字必從心出。由心而發。隨事加恤。便有裨益。若徒外面摭拾一二便民好事。以為得意。亦市名也。其去殘忍者幾希耳。是不可不戒。

一曰慎刑法。草木禽魚。皆有生命。不可恣意殺伐。況人為萬物靈。其肌膚手足。悉胞與也。人不幸而涉詞訟。又不幸而於詞訟中受刑罰。雖十分不可寬。必須求一分稍可寬處。此呂叔簡刑戒內。所以有不輕打不就打之說也。至於囹圄福地。昔言已及。當思入此者。皆無知小民。或有冤枉。極可哀痛。自然稍加體念。

若徒任意禁獄。與任意加刑。甚有徇情面恣苞苴。以下民之皮膚供長吏行私之具者。或身或子孫定遭奇禍。是不可不戒。

一曰絕賄賂。爲貧而仕。雖乘田委吏。止為祿養。未嘗于祿養之外。有別徑也。若舍此而外。多求便利。即為暮夜。楊伯起之四知。言之已可凜矣。昔人云。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又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試思長吏於民。論到錢處。亦何須為有名乎。夫受人錢而不與幹事。則鬼神呵責。必為犬馬報人。受人財而替人枉法。則法律森嚴。定當妻孥連累。清夜自省不禁汗流。是不可不戒。

一曰杜私派。小民應辦正額。尚且難應。未知私派從何起也。不過頻年來軍需緊急。如解馬。賠馬。與兵馬行糧草豆。衝途供應。動以千百。無計可支。故有派之民間。俟日後銷價給發者。如近來行糧價值。概行刋附由單之末。以防發給短少之弊。是部院大臣。亦疑州縣為先取民而後發價矣。不知先取後發。雖至公無私。小民之揭借。其利已經數倍。況長吏派一錢。則胥里派數錢。長吏派一斗。則胥里派數斗。有極不堪命者乎。何如稍那正供。現價現買。而即力請上臺。迅速開銷。并由單價值。亦多此一番周折。昔人云。於不得已中。求一分擔當。即人民利益處也。至於任意苛

斂。種種誅求。乘機自利。不啻為盜取人。定然自有後禍。是不可不戒。

一曰嚴徵收。小民正供。自有額賦。此外分釐。非可苟也。近來徵收立法。着令自封。禁絶火耗。上之所以嚴州縣者。可謂周且密矣。夫為州縣而受上之禁飭。即使無弊。自好者尚覺汗顔。至為州縣而并禁飭之不靈。偽有自欺。則有心者將視為何等乎。古人云。錢糧一節。若肯請減。其善無量。今錢糧不能減。而去其錢糧中加增之弊。亦與減錢糧彷彿。況鳩形鵠面。衣食啼號。此等困苦小民。猶欲陰吸其膏血。縱令安然無事。滿載還家。後日亦必生流蕩子孫以覆敗之。是不

可不戒。

一曰崇節儉。天生財物。固供人用。然必存不得已而用之之心。方能用度相繼。倘奢侈任意。飲食若流。無論暴殄固犯譴呵。卽費用必思取給。是亦壞心術之萌蘖也。夫長吏近民。雖自己足食。尤當思民之無食者。自己披衣。亦當思民之無衣者。推此一心。縱令衣食淡薄。尚且不能消受。而猶欲起侈麗之想乎。鄭俠語人云。無功於國。無德於民。若華衣美食。與盜何異。夫衣食甚細。而至以盜相推。此充類至盡。唯恐長吏稍奢也。是不可不戒。

蔡文勤公書牘（公名世遠號梁村福建漳浦人康熙己丑進士官禮部尚書）

宏謀按梁村先生未嘗一日為外吏。而致書於人。及為人作序。自督撫以至郡縣。勤勤懇懇。無一語不洞中窾要。良由平昔考古按今。體認真切。所謂原本經術。有體有用者也。其言治也。大概以教化為先。凡俗吏之所視為迂濶者。獨言之親切而有味焉。居官者苟能力行推廣。則趨向既端。措施自遠。風俗人心。庶幾有益乎。

古之所謂大臣者。居殿陛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以天下為憂樂。及其擁旌旄節鉞。開府於外。清操勵

世。正己率物。凡地方之利弊。官司之賢否。奸胥蠹役豪猾之病民。考察既周。勸懲並用。張弛悉宜。又汲汲焉以學校之興廢。人材之盛衰。大道之顯晦為己憂。擇學問優長。才品良逸者。萃之於學。使夫造道之方脩己治人之要。悉裕於胸中。為國家收得人之效。夫如是。故功著一時。名垂千載。史冊所傳。豈不偉哉。昔朱子知南康軍。史稱其懇惻愛民如子。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為首務。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書院遺址。奏復其舊。每休沐輒一至。誨誘不倦。風教大行。夫朱子南康之政。何利不興。何害不除。而尤必諄諄以興學為事者。蓋以

學術之明倫理之修下關風俗上裨朝廷近者敎行於一方一時遠者功及於天下後世自朱子興鹿洞以後宋季以及有明氣節儒林推江右獨盛嗚呼其所留貽者遠矣

夫君子之德風也以誠感者必以誠應曩者秋深不雨執事巳餞在念遣官往視民田未祈禱而甘霖巳沛矣誠所感也況興教勸學之事風聲足以樹之誠意足以孚之條約足以正之居高而呼其效自速吾聞之明珠之光固不在櫝而美櫝可為珠重良工之勤不必在肆而居肆實為工用今華九府一州之士多其書籍聚其友朋使之博古而通今相與長善而

救失。雖未必悉底於成。要必有一二人二三人者出焉。漢之董仲舒賈誼。已足為漢重矣。唐之昌黎陸贄已足為唐重矣。宋之韓范歐陽。已足為宋重矣。今世之士。所謂仲舒賈誼昌黎陸贄韓范歐陽者。豈無其人。無亦鬱而不宣。隱而不見。抑亦陶而未成歟。以上與滿中丞書

治術關於學術。經濟通於性命。大臣以身任事。必有公清之操。有愷惻之懷。有明通之識。有强毅之概。有儆懼之心。無公清之操。則不免有寵利之疚矣。無愷惻之懷。則不能有納溝之恥矣。無明通之識。則膠執而鮮通矣。無强毅之概。則雖知其然。發之不勇。守之

不固矣。無儆懼之心。則自信太過。禍且隨之矣。世之號為明通者。往往不能自勝其私。而委蛇展轉。流於不肖之歸。其公清自矢者。又不能明通强毅。以臻於明體達用之學。今明公於數者。實能兼之。然明公意中。必不自以為能兼也。不自以為能兼者。並吾所謂儆懼之心也。儆懼之心。非畏葸也。其氣彌剛。其心彌小。易之所謂乾乾。詩之所謂翼翼。書之所謂孜孜也。由是而竭情盡慎。使五者各臻於極。則可以當古大臣之稱而無疑矣。與陳滄州書

蠹役與健訟之徒。最為民害。蠹役朘民之膏。中人以法。至其驕橫已極。凌紳士如艸芥。竊謂此輩擇其甚

者罝之法。風聲已動於九閽矣。健訟者。指無為有。飾毫末之事。以為滔天。上官不知。輒為聽理。小民身家蕩散無餘。是二者。一省之內。碁置星羅。摘其尤者覈確無濫。寧重無輕。懲奸慝以安善良。固仁政之先務也。近又聞執事數至書院。與諸生論學。碑陰所載租税。各按籍詳給。夫今天下之以此為迂也久矣。曰此何關於政事。不知學術明。教化興。則人才盛。下以成其風俗。上以資於廟朝。政事之大。孰過於此。與李淵書濂

江藩事務繁多。所望徧察官箴。洞悉民情。明以周之。斷以出之。火耗。則癃其重者究之。奸猾。則擇其尤者處之。禁婦女之遊觀。黜浮侈以從儉。如是而吏民不

悅服風俗不淳厚者未之有也。更有陳者。自古仁人治獄皆以不株連及速結為上。是故田叔之燒獄辭至今稱之。龔遂治渤海但令持田器者即赦之。唐太宗使崔仁師按獄青州。孫伏伽議其多所平反。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知其冤而不為伸耶。伏望不株連而速結。仁心之所及者弘矣。江蘇為五方商人聚處之地。稽查亦不必過於嚴瑣。邇來聞有煩言。非不諒先生之竭誠盡慎體國愛民。無纖毫之私也。然君子作事未令人諒而令人服。不肯姑息苟且。以徇一時之毀譽。而尤必使下情畢達。無纖息幾微之不周。故世遠謂米禁及船隻之事更

當持之以寬德莫大焉。以上與張儀封書

范華陽云。小人之得用。將以濟其欲也。君子之得用。將以行其志也。先生蘊蓄宏深。正己率物。官箴自肅。吏畏則民安。然後大興政教。以厚風俗。以正人心。朱子稱王仲淹云。使其得用。比荀楊韓子更懇惻而有條理。竊謂懇惻者。仁也。易所謂元者善之長。程子所謂滿腔皆惻隱之心。張子所謂乾父坤母民胞物與者是也。有條理者。本平日讀書窮理之功。措則正而施則行也。無懇惻。則立體不宏。無條理。則致用不裕。霸者所少者懇惻也。雖有條理。亦非王者之治。竊謂王霸之分。止此而已。管敬仲之治齊也。非不民衣

民食教孝教弟示義示信。然孔子小之孟子卑之者。以其心但以為不如是則吾國不富强而已。王者則從本原之地流出。以不容已之心。行不容已之事。盡吾性分所固有行吾職分所當為。故伊尹納溝之心。與敬仲治齊之心。非知道者不能識也。俗儒無識。以性命之學為無與於事功陋矣。

古人有言曰。大法小廉。大臣能廉。僅得其半。非廉無以行法。非法無以佐廉。使一已廉靜而屬員奸貪。或限於耳目之所不周。或因循牽制而不能决去。猶是獨善其身。豈稱開府之治哉。以上與楊賓實書

整齊風俗。振起人才。端在教化。俗吏以此為迂。大賢

以為先務。明公自撫閩以來察吏安民奬善懲奸之餘大振鼇峯書院。定其規條躬為誨諭。勗以武侯之澹泊寧靜。示以文公之近裏切已。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與趙仁圃書

學使之官。在有以振士風而變士習。下車伊始行一令於令長學官曰。有能敦孝弟重廉隅者。以名聞并上所實行。有能通經學古奇才異能者。以名聞并上所論著。行之各屬揭之通衢。雖所薦者未必皆賢而賢者未必薦。然本之以誠心。加之以詢訪。擇其真者而奬勵之。或譽之於發落諸生之時或薦之督撫。或表宅以優之。試竣或延而面叩之。從容講論以驗其

所長有行檢不飭者摘其尤而重懲責之。如是而士習不變者未之有也。

今之持論者皆曰外官惟縣令與學使最難供職。世遠竊謂此二者爲最易。夫縣令者朝行一政。則夕及於民。興政立教無耳目不周之處。無中隔之患。古人所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也。學使無刑名錢穀之繁。惟以衡文勸學廣勵學官振飭士子爲職業。草偃風行。比地方職守者尤易。或又以爲是二者皆有掣肘之患。不知所謂掣肘者多由於自掣。非盡人掣之也。夫布衣則古稱先自强不懈。人猶稱其嚴毅清苦。力行可畏。況居官哉。但氣不可勝。事不可激。當謹確完

養以合乎中耳。謂見聞於人吾未之聞也。以上與鄭魚門書

昔曹武惠將破江南忽一日稱疾不視事。諸將咸來問疾告之曰。吾之疾非藥石可愈。但願諸君誠心自誓克城之後不殺一人。則疾自愈矣。後果守其言虞詡戒諸子曰。吾事君直道行己無虧。所悔為朝歌長時殺賊百餘人。其中何能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不增一口。知獲罪於天也。臺灣吾故土故民。但為一時脅驅所廹。伏望嚴飭將士。并移檄施藍二公。約以入臺之日不妄殺一人。則武惠之仁風復見於今。永無虞詡朝歌之悔矣。

臺灣五方雜處驕兵悍民靡室靡家。日相鬭聚風俗

後廳官斯土者。才免有傳舍之意隔膜之視。所以致亂之由。閣下其亦聞之熟矣。今茲一大更革文武之官必須慎選潔介嚴能者。保之如赤子。理之如家事。興教化以美風俗。和兵民以固地方。內地遺親之民不許有司擅給過臺執照。恐長其助亂之心。新墾散耕之地。不必按籍編糧。恐擾其樂生之計。三縣縣治不萃一處。則教養更周。南北寬闊。酌添將領。則控馭愈密。為

聖天子固海外之苞桑。為我閩造無疆之厚福。惟此時可行。亦惟閣下能行之。安集之後。常懷念亂之心是區區之蕘愐也。以上與滿制府書

屬書知賢友刻苦勵志上下咸有聲稱雖曰苦節不可貞然歷觀古今名人志士未有不澹泊寧靜而可以致遠者況賢友甫成進士即膺太守新命倍加惕勉亦所以去咎戾嚴始志之一端也太守之職雖不若州縣親民朝行而夕及然所治者廣大都以察屬安民為最要屬令有貪惏苛刻者則劾之有庸昏怠玩者則劾之所屬有蠹胥悍役訟棍及大奸慝則鋤而去之至於事故錯誤則原之有心實無他而才能可用者則愛惜保護之非徒為愛才起見實為百姓植福也為政一年民信之候益加晝作夜思以一團精意與萬物相終始嘉績所孚寧有既

乎。古之化民成俗者必以教化為急務。每觀自昔名賢所蒞流風猶堪數世。賢友學有本原者也。興德教斯禮法。擇秀者於學。數覩至與之講論。自紳士以至里民。有敦門內行者。或禮請以明敬。或表宅以示優。人材輩出。風俗醇厚。愷必由之。此皆俗吏所指為迂遠闊疏者。然所望於賢友正在此而不在彼也。答王槐青書

親民之官。以廉為基。以仁為本。引而近之。欲其親。格而禁之。欲其嚴。理之欲其明。措之欲其簡。慮民之不給也。為之課農桑。訓節儉。輕徭役。廣積蓄。遇有故。則賑貸之。又加詳焉。慮民之不戢也。為之教孝弟。敦睦

姻。懲誣黠。息訟爭。以事至者誨諭之。又加詳焉。根於中而不狥乎外者。賢守令也。結歡上官而不體下情者。民之蠹也。自恃無他。而張弛不協者。誠不足。識不充也。視猶傳舍。因為利藪者。本心既失。殃及其身者也。循吏傳序

平日誠以治民。而民信之。則凡有事於民。莫不應矣。誠以事天。而天信之。則凡有禱於天。莫不應矣。何謂信於天。以信於民者卜之。何謂信於民。以誠於治民者卜之。誠之道貴豫。忠於民。即所以信於神也。靈祠詩序

治不可急。氣不可勝。健而能巽。人乃大和。

婚喪賓祭。酌古今之宜。因其人情風土。制為簡易之

禮以通之。禮行化洽。俗以永淳。

學術治術之要。明與誠而已。不明則不足以達事理之要。不誠則不足以立萬事之本。而表裏始終不能符貫。古有讀書談道而因循婾婀者多矣。又或英氣過勝。視事太易。動而得礙。則蹈踏反甚於前。此皆明誠不足。學術微而治術淺也。

夫明之過為矜氣為苛察非明也。誠之至為易之乾惕書之抑畏詩之豈弟禮之子諒皆誠也。公必有以處此矣。以上送李中丞序

親民之官。其要有三。曰息訟薄賦與教而已。民以事至縣者胥役不擾。無守候之勞。分其曲直。懲其誣黠。

誨諭之。又加詳焉。則訟自息矣。民有惟正之供者。為粢實立限。使自封投櫃。至以信使投畢。躬自稱平之。榜列明示。歸其有餘。使補其不足。如期至。則民自不欺。輸將恐後矣。擇士民之秀者。聚之於學。課文飭行。月三四至。又於暇日。適山村里閈。言孝弟農桑之事。其有家門敦睦。守分力田者。表厥里居。或造訪其家以榮之。而教道興矣。夫吾仍以為諸生者為縣令。未有不能守淡泊者也。吾常思父母斯民之義。未有不興除恐後者也。事上貴恭。不貴屈。馭民以誠。不以術。如是而已。昔漢宋之世。守令多入為三公。名儒常始於簿尉。吾子勉之。豈惟一邑民命之寄。實為一生發

跡之始有暇即當讀書非尋章摘句之謂謂非讀書無以明於脩己治人之道而振勵其志氣也送黃張二令

親民之官苟以為所得為然事繁而所及小督撫勢重苟以為所欲為然地廣而所見難周監司之職無其繁與其難而可以為所可為者可以察病可以安民可以訪蠹可以興學完璞勉之養其根去其莠期其立俟其成畀已者不虛千譽者不正苟安者庸助長者揠毋狥已私毋耀聰明循此以往何所不可為吾子期者我將洑聽風聲焉送王完璞

揚州東南繁華一大都會五方雜處富商大賈輻輳逐利之區民未知儉示之以樸民未崇厚示之以睦

民未知禮示之以冠婚喪祭燕飲服用之各有限制察所屬之貪刻玩愒者而懲創之躬率之以介潔待之以誠示之以不假易有恙心力為民者示因小眚而失之為之擔荷而顧惜之奸胥豪猾示使撓吾法伺吾懈隙而生其玩悍之心薦紳士子憚吾之剛方峻肅而樂吾之子諒易直振厲而培育之（送張又渠）

士君子束髮受書以古廉能自命一行作吏或迫於上司供億或苦於酬應繁多夙昔清操消歸何有親朋相規動云見諒雖有小善寧足贖耶（[illegible]湖書陸記）

嘗聞之安溪李文貞公曰以父母之心為心者天下無不友之兄弟以祖宗之心為心者天下無不和之

族人。以天地之心為心者。天下無不愛之民物。是心何心也。即元善之長。資始統天之心也。張子西銘備言此理親切而著明。龜山楊氏猶疑其涉於兼愛。程子非之。余謂今之人。不患其兼愛。但患私刹之心一起。自至親以及民物。鮮不秦越視之矣。惟由分殊而推理一。事天必如事親。然後元善之心常洽。而親親仁民愛物。胥是賴也。鶴山祖祠記

熊勉菴實善堂居官格言 先生名弘備淮安人

宏謀按勉菴著實善堂格言謂一人可以日行萬善者莫捷於居官。故於居官格言獨詳。觀其所云催科不擾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刑罰中敎化二語。洞見致治之大原可藥俗吏之錮弊。其餘言刑言政。大率不外此意。居官者果能事事留心處處推廣。於以日行萬善不難矣。

當官者。以理事為職。無論事之巨細冗雜皆宜一一為之處分。若處得恰好。便是進德脩業功夫。

聽訟凡覺有一毫怒意。切不可用刑。即稍停片時待

心和氣平從頭再問。未能治人之頑。先當平己之忿

嘗見世人。因怒而嚴刑以洩忿。嗟嗟。傷彼父母遺體而泄吾一時忿恨。欲子孫之昌盛。得乎。

江湖溺人。渡船為甚。居官能申五禁。亦方便之大者。一曰。不可人多。二曰。船不可太小。三曰。大風不可行。四曰。黑夜不可行。五曰。昏霧不可行。

人當貧賤時。為善善有限。為惡惡亦有限。無其力也。一當富貴中。為善善無量。為惡惡亦無量。有其具也。故富貴者。乃成敗禍福之大關。不可不懼。

一夫在囚。舉室廢業。囹圄之苦。度日如年。不可不蚤為發落。而令其淹久也。

為政者當體天地生萬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慘刻。非仁也。有一毫之怨嫉。亦非仁也。

平易便民。為政之本。

今日居官受祿。須思當日秀才時。又須思後日解官時。思前則知足。思後則知儉。

無根之訟。須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不與分別。愈見事多。

陷一無辜。與操刀殺人者同罪。釋一大憝。與縱虎傷人者均惡。

催科不擾。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刑罰中教化。

顏光衷曰。居官者。豈不知廉潔足尚。第習見營官還

債餽遺薦扳非此不行。積久日滋。性情已爲芬羶所中。且人心何厭。至百金。則思千金。至千金。必思萬金。甚則權勢薰赫。財帛充棟。而猶未足也。大都爲子孫計久遠。不知多少痴獃子弟而滅門。多少清白窮漢而發蹟。矧福祿有數。多得不義之財。留寃債與子孫償。非所云福也。

士大夫不貪官。不愛錢。卻無所利濟以及人。畢竟非天生聖賢之意。居官無所利濟。更非朝廷所以設官。士民所以戴官之意。

善啟廸人心者。當因其所明而漸通之。毋強開其所閉。善移易風俗者。當因其所易而漸反之。毋輕矯其所難。居官以化導爲事。更宜知此。

風俗關天下之大事。廉恥。士人之美節。為政者當以扶綱常正名分重道義為第一。

官雖至尊。不可以人之生命佐己之喜怒。官雖至卑。不可以己之名節佐人之喜怒。

當官職業。一時都要盡也。未能。若曰未能盡。又恐取責於上。多苟合含糊欺謾將去。庸臣不忠。每蹈此弊。

做官想到去之日。做人想到死之日。更當留一二好事與人間。縱不能留好事。決不當再留不好事也。

救危以刑獄逼迫為重。蓋水火盜賊等事。不係劫運即係定數。而刑獄逼迫。死生只在居上者輕重間。有才者寬刻間也。常念及此。自不肯隨意輕重。任性寬刻矣。

葉向巖爲蒲州刺史。有群鬪者。二人流血被面。腦幾裂。公有刃瘡藥。自入內擣藥傳之。令扛至幕廨中。委幕官善視。勿令傷風。其家人不令前。乃畧加審覈。收讐家於獄。而釋其餘。人問故。公曰。凡人爭鬪無好氣。此人不即救。死矣。此人死。即一人償命。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干証連繫。不止一人破家。此人愈。特一鬪毆罪耳。人情欲獄勝。雖骨月亦甘心焉。吾所以不令其家人相近也。看得民命極重。多方保全。不專以問抵了事。設肯如此體貼。非姑息也。

一人入獄。中人之產立破。一受重刑。終身之苦莫贖。胥公言。熱審寒審。只在當事者一動念。一動口。一舉筆間。便造無量大福。

凡為科第中人。職任朝廷耳。曰。須詳訪民害為生靈請命。則一舉筆間。可種永遠福田。

或曰居官失志作好事而格於長吏。奈何。愚曰。勿慮也。但慮失志未堅耳。立志不差。惟有積誠動之。潔身俟之。且安知不作好事。其禍不更有甚焉者乎。

士大夫濟人利物。宜居其實。不宜居其名。居其名則德損。士大夫憂國為民。當有其心。不當有其語。有其語。則毀來。

積德累功。莫如居官為易。所謂順風之呼。響應自捷。往往有一事而可當千百善者。

凡有地方之責者。相其土俗。曲為化諭。或禁火葬。或

禁宰牛。或禁淫祀。或禁造訪。或禁鑿山占河等。及種種殘虐役費事矣。未有不厚報之者。

為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當官文書簿籍。須逐日結押。不可拖下。一有叢集。不惟悞厥事。機吏書且得乘其忙襍而滕之矣。

前輩教人居官廉。不言貧。勤。不言勞。愛民。不言惠。鋤强不言威。事上致敬。不言屈已。禮賢下士。不言忘勢。廉於官箴無忝。所見甚大故能如此。

文潞公處大事以嚴。韓魏公處大事以膽。范文正公處大事以盡人情。三公皆社稷臣也。朱文公論本朝人物。范文正公為第一。

請蠲請賑。姑了目前之事。不知汰一奇吏。革一弊法。痛裁冗費。務省虛文。乃永遠便民之事。

鄭漢奉曰。我輩讀書博一第。爽然居四民之上。自謂朝廷倚荷。生靈利賴。孰知日日行的是害人事。件件行的是折福事。非違心。則背理。辜負朝廷。貽害民物。豈不可羞。豈不可懼。此雖某下愚自省之危言。然亦可為中人鍼砭。

為國家用人。不當為官擇地。當為地擇官。若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其人之苦其地也。

居官行法。不能一概去殺。獨不曰留意開釋。嘗存生意乎。一在疑似勿殺。二在株連勿殺。三在賄託勿殺。

四在為人脅從勿殺。五在已經降順勿殺。

法立貴乎必行。立而不行。適以啟下人之翫。

士君子居家。各以明理見性。為脩身保世之本。士君子出仕。各以扶綱整俗。為獲上信友之本。

忠君憂國。守之以慎。濟物澤民。守之以謙。

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官之時。則不至干請把持而撓時政。居官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剛愎暴恣而貽人怨。惟恕而後能公。不易之理。人自不察耳。

居官有最易蹈者六。一多事。二遷怒。三傲人。四有成心。五急功名。六嗔人有炎涼。

一人入獄。十人罷業。株連波及。吏屬無辜。且獄中夏

有疲疾濕蒸。冬有瘴冢凍裂。或以小罪。經年桎梏。或以輕罪。廹就死亡。獄卒囚長需索凌辱。尤可深痛。時令馬上飛弔監簿查勘。以獄囚多寡定有司之賢否。行之期年。郡屬州縣吏。無敢妄繫一人矣。

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

省刑薄斂。王者治世之大端也。然聖賢以此教人。非欲失其禁民為非之刑。乃欲去其驅民為非之刑耳。非欲免其富國之賦。乃欲免其敝國之賦耳。

做上官底。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遠。稱呼欲尊。拜跪欲恭。供具欲麗。酒席欲豐。騶從欲都。伺候欲謹。行部所

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即使於地方有益蒼生所損已多。及問其職業悉是虛文濫套。縱虎狼之吏胥騷擾傳郵。重瑣尾之文移督繩郡縣。括奇異之貨幣交結要津。習圓軟之容辭網羅聲譽。至民生疾苦若聾瞽然。豈不驟貴躐遷。然而顯負君恩陰觸天怒。是生民之苦累而子孫之禍因也。吾黨戒之。

親民的官最要仔細。夾棍板子最怕手滑。我只開口一聲衙役便加力幾倍。我只動手一摸。百姓便去血幾多去肉幾塊。一般皮肉我疼。他寧不疼。他疼我又何忍。若是情真罪當打他也不枉然。若還非罪無辜於我寧無損福。

刑罰當寬處即寬。草木亦上天生命。財用可省時從省。絲毫皆下民脂膏。

居官以清。士君子分內事。清非難。不見其清爲難。不恃其清而操切凌轢人。爲尤難。

利在一身勿謀也。利在天下者謀之。利在一時勿謀也。利在萬世者謀之。

救民水火之中。惟恐其不早。貪官汚吏侵漁百姓甚於盜賊。此而不除。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

情有可通。莫於舊有者過裁抑。以生寡恩之怨。事在得已。莫於舊無者妄增設。以開多事之門。若理當革時當興。合於事勢人情。則非所拘矣

世蓋有悅下吏附己，不欲屢駁以形其短，憚成案之更，慮始劾者銜我而見中於他日。曰：吾寧負我百姓耳。吁，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夫刑罰之設，原非得已。有可生之路而不為之急白，是亦殺也。居官點獄，豈可拘守前案，奉承上司，而見死不救哉。

封贈父祖易得也，無使人唾罵父祖難得也。恩廕子孫易得也，無使子孫流落伶仃難得也。居官而思其難者，則父祖之澤長，子孫之祚遠矣。

救荒不患無奇策，只患無真心。真心即奇策也。

守官者雖古墨清玩，彌宜偏愛，恐小人乘間而入也。

高牙大纛不足為榮。桓圭袞裳不足為貴。惟德被生民。功施社稷為貴為榮。

耐煩受訴使兩造各盡其情。

不嗔越訴只平平照常理斷。

一時錯枉片念撥轉不吝改過。

居官之法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

王朗川言行彙纂 先生名之鉌湖廣湘陰人

宏謀按古人言行。皆抒其心之所獨見。未嘗以此揣合後人。而千載以下之人心。無不脗合。利弊無不切中者。無他古今止此情理耳。朗川所纂嘉言善行殊多。已見於宋賢事彙及他編者。皆不錄。大約皆隨時採集。不復次第。惟取其合乎情理。足以為法示戒而已。

清貴容。仁貴斷。莫苛刻以傷厚。莫硗确以沽名。毋借公道遂私情。勿施小惠傷大體。憑怒徒足損已。文過豈能欺人。處忙更當以閒。遇急便宜從緩。分數明可以省事。毀譽忘可以清心。正直可通於神明。忠信可

行於蠻貊。句句耐人尋味。可書座右箴銘。

居官簿書如麻。下情阻隔。或乘其聰明。或乘其火氣。或乘其忙錯。種種皆能枉人。及文案既定。則有明知枉而無如何者矣。昔彭惠安韶居官立身。無愧古人。只悞殺一孝子遂至不振。甚矣居官之難也。其難其慎。不在依違二三。而在虛心觀察。依違亦最害事。故云。

針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痛楚。刑慘百倍於此。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穽在後。號呼求救。獄犴何異於此。可使無辜坐之乎。己欲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己欲豐財。則不當朘民之財。居官者。不可不常念此四語也。

簡屍即今覆檢也。與凌遲不異。上干天和。破家蕩產。又是

第二件事。吾輩不可不知

昏官之害甚於貪官。以其狼藉及人也。

凡奸猾吏胥未利無事。無事則何所生釁。故往往挾權術以慫諛官長。遇事風生。上開一孔。下鑽百竇。納賄一身叢謗。士人城郭富家猶能支吾。若僻陋愚民目不識文告。舌不解敷陳。見里長則面色清黃。望公門。則心膽驚戰。稍有禁驚。皆得望風索騙。於是訟獄日滋。愁怨日積。吁豈無有心人而坐此者哉。

居官者職業是當然的。每日做他不盡。莫要認做假。

權勢是偶然的。有日還他主者。莫要認作真。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之中。

置身于外。則無所顧忌。試身其中。則平易近人。二語各極其妙。

責人之非。不如行己之是。揚己之是。不如克己之非。

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為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為者。不可道也。凡不可與士民道。皆居官所不可為者。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取人之直。恕其戇。取人之樸。恕其愚。取人之介。恕其隘。取人之敏。恕其疏。取人之辨。恕其肆。取人之信。恕其拘。所謂人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可因短以見長。不可忌長以摘短。

人只一念貪私。便銷剛為柔。塞知為昏。變恩為慘。染潔為汙。壞了一生人品。故古人以不貪為寶。

凡人到富貴。不獨天道忌盈。即一身受享太過。亦減子孫福澤。至若專權怙寵。多行不義。一時非不烜赫而一敗即塗地矣。

女子陰性。故嫉妬字旁從女。明其非鬚眉丈夫事也。以丈夫而同女子之行。豈不可恥。指點親切。堪發猛省。

清乃官箴之始基。猶貞乃女德之始基。亦不足恃也。居官者以廉之一節自滿。而種種戾氣。亂政伏焉。則是婦人無淫行。而遂可詈翁姑。壓夫子。呼喚於妯娌間矣。清而不理民事。清而不合人情。清而不防流弊。皆亂政也。

張南軒曰。為政須要平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抑強扶弱。豈非好事。往往只這裏錯。須如明鏡然。妍

自妍。醜自醜。何預吾事。若先以其人為醜。則相次見此人。無往而非醜矣。

張南軒曰。治獄所以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貪吏受賄。枉法用刑。其罪無論。即或矜智巧以為聰明。持姑息以容奸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以法繩之。由是不得其平者多矣。無是數者之患。而深存哀矜勿喜之意。其庶幾乎。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

作詩曰。從来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吏煩散作十分春。王玉池令金鄉揭一聯于堂曰。眼前百姓卽兒孫。莫謂百姓可欺且留下兒孫地步。堂上一官稱父母。漫説一官易做還盡些父母恩情。意與梅溪西山同。

羅適為江都令。凡便民事悉為區畫。荒旱則設法引水。水患則築堤捍禦之。又使民多種桑麻。訟速決。不事淹留。黎明視事昏夜乃止。或譏其太勞。曰與其委成於吏。使民有不盡之情。孰若自任其勞俾百姓無不平之怨。不數月。政化大行。

徐有功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死。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

尚書李公擇風度凝遠。與人有恩意。而遇事強毅。不為苟安。初善王荊公。荊公當國。冀其助而牴之。乃力於他人。荊公常遣要諭意。曰。所爭者國事。盍少存朋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況朋友乎。自守益確。

吳文肅公于璟素以堅挺有氣節。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為賢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心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杜正獻公有門生為縣令者。公

戒之曰。子之材難。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耳。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其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為帝王所知。次為朝野所信。或得以伸其志。今子為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長吏之賢者固不易得。若不見知。子烏得以伸其志。徒取禍耳。于非欲子毀方瓦合。蓋欲求和於中也。余謂子弟曰。此言味做涉世語。便是老鄉愿。味做用世語。便是古大臣。涉世則近于周旋世故。用世則期于利濟民物。心有公私廣狹之分。故所成就亦異。

咸寧大司徒雍公泰巡鹽兩淮。見灶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俱與完室。既去。淮人詠曰。客邊檢

橐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了却四千兒女願。春風解纜去朝天。

西魏韋孝寬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輙毀。孝寬當堠處植槐樹。既免修復。又便行旅。宇文泰歎曰。豈得一州獨爾。於是令諸州夾道皆計里種樹。

陳堯叟為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必禱神不服藥。堯叟有集驗方百本刻石貴州驛舍地方頼之。又以地氣蒸暑為植柳鑿井。毎三二十里必置亭舍什物。人免渴死。

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

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借官錢以糴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於救民皆從之

朱勝知吳郡事廉靜寡欲勤政愛人嘗曰吏書貪吾詞不濫准隸卒貪吾不妄行杖獄卒貪吾不輕繫囚

胡霆桂為鉛山主簿時私釀之禁甚嚴有婦訴姑私釀者霆桂詰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汝姑

受責。以私釀律笞之。政化大行。

楊繼宗知秀州。富民有患婿貧。告停婚者。繼宗責富民輸二百金。聽別擇婿。既語之曰。我以此付爾婿立家。汝女得所矣。令即日成婚。

石濆子曰。清也。慎也。勤也。是循吏之所操也。財之於人也。猶臟之於物。一汙而不可滌者也。況我取一也。則下取百矣。我取十也。則下取千矣。故我以之適口也。而民以之浚血也。我以之華體也。而民以之剝膚也。我以之充橐也。而民以之券田廬也。我以之納交也。而民以之鬻妻子也。以此思清。清其有不至乎。弈之決勝也。必審於舉棋也。不然。則負。御之致遠也。必

譬於執轡也。不然則敗。故一出令之誤也。則黠蠧之弊生矣。一聽言之誤也。則壅蔽之奸作矣。一用人之誤也。則狐鼠之妖興矣。一役斂之誤也。則勞止之怨生矣。一聽斷之誤也。則勸懲之道塞矣。一重辟之誤也。則冤憤之災應矣。以此思慎。慎其有不至乎。川之渡也。不必踰時也。而渡者爭先焉。門之出也。不必踰時也。而出者爭先焉。人之情也。一人之逸。千百人之勞也。一人之勞。千百人之逸也。我之欲寢也。曰得毋有立而待命者乎。我之欲休也。曰得毋有跂而望歸者乎。案牘之留也。曰吏得毋緣以為奸乎。獄訟之積也。曰得毋有苦於狴犴者乎。以此思勤。勤其有不至

乎。能行此三者。則覆露之澤日敷。而瘝憂之聲可釋。其於古之循吏也。殆庶幾乎。言清慎勤。惟此最為切至言。聞之而不動心者。非人也。

朱子社倉記曰。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予居崇安之開耀鄉。知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及其鄉之耆艾左朝奉郎劉侯如愚曰。民饑矣。盍為勸豪民發藏粟。下其直以賑之。劉侯與予奉書從事。里人方幸以不饑。俄而盜發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劉侯與予憂之。不知所出。則以書請於縣於府。時敷文閣待制信安徐公嚞。知府事。即日命有司。以舡粟六百斛。泝溪以來。劉侯與予率鄉

人行四十里受之黃亭步下。歸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得遂無饑亂以死。無不悅喜歡呼讙動旁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東手就擒矣。及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直敷文閣東陽王公淮繼之。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貯里中民家。將輦載以歸有司。而王公曰。歲有凶稔。不可前料。後或艱食得無復有前日之勞。其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劉侯與予既奉教。及明年夏。又請於府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往歲一斂散。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

貸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僥倖廣貯蓄。即不欲者勿強。歲或不幸小饑。則弛半息。大侵則盡蠲之。於以惠活鰥寡塞禍亂源甚大惠也。請著為例。于今報皆施行如章。既而王公又去直龍圖閣儀真沈公廣繼之。劉侯與予又請曰。粟分貯於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請倣古法為社倉以貯之。不過出捐一歲之息。宜可辦。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助其役。於是得籍黄氏廢地。而鳩工庀材焉。經始於七年五月。而成於八月。為倉三。亭一。門牆守舍無一不具。司會計董工役者貢士劉復。劉得輿。里人劉瑞也。既成。而劉侯之官江西幕府。予又請曰。復與得輿皆有力於是倉。而劉侯

之子將仕郎琦嘗佐其父於此。其族子右修職郎亦庶乎有謀。詣得與并力。府以予言悉具書禮請焉。四人者遂皆就事。方且相與講求倉之利病具為條約。會丞相清源公出鎮茲土。入境問俗。予與諸君因得具以所為條約者迎白於公。公以為便。則為出教。俾歸揭之楣間。以示來者。於是倉之庶事。細大有成。可久而不壞矣。予惟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游惰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為法太密。使吏之避

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鐍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而不一訾省一旦甚不得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為則懼其私計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鈎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弗暇耳今幸數公相繼其憂民遠慮之心皆出乎法令之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為不足任故吾人得以及是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遂能為鄉閭立此無窮之計是豈無力之獨能哉惟後之君子視其所遺之不

易者如此無計私害公以取疑於上而上之人亦毋以小文拘之如數公之心焉則是倉之利夫豈止於一時其視而效之者亦将不止於一鄉而已也因書其本末如此刻之石以告後之君子云社倉利弊該括無遺

陳芳生曰按社倉之制專以賑貸凡官貸者必多侵冒民貸官者必假追呼民求民貸必出倍息惟此三害俱無雖非凶年亦可借作種食年年出納久之所積自豐總係各社自為預備之道雖所積已豐亦不必停其出息其無故不肯還者官為追足後雖遇荒不準再借為生民計久遠難容姑息耳

慈谿一縣令初至任語羣下曰汝聞諺云破家縣令

戚門刺史乎。父老對曰。民只鬭得樂只君子民之父毋。令默然。父老二語。可謂當頭一棒矣。

范忠宣尹洛。多惠政。後為執政。其子道經河南。少憩村店。有翁從家出。注視其子曰。明公容類丞相。乃其家子乎。曰然。翁不語。入具冠帶出拜。謂其子曰。昔丞相尹洛。某年四十二。平生粗知守分。偶意外爭鬬事至官。得杖罪。吏引某褰裳行刑。丞相名某前問曰。吾察爾非惡人。膚體無傷。何為至此。某以情告。丞相曰爾當自新。免罰放出。非特某得為完人。此鄉化之。迄今無爭鬬者。全人名節。與人自新。功德無量。以此為報應也可。

趙忠定公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德莊語之曰。

謹毋以一毀置胸中。又曰。士大夫皆為富貴誘壞。又曰。今日於上前得一語奬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三兩句褒拂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謹受教。今之人。不但君相奬諭褒拂。雖說相談命之徒。有數語面譽之。即張大自衒以誇於人。有學有守者固不如此。上大夫得失之念重。故偶聞寵辱。便生憂喜不暇計其事之果否矣。

杜正獻公曰。作官第一在清然口中不可出一清字。恐同列貪得者多。暗口譏言。適足取禍耳。

杜靜臺先生曰。惱怒只害得自已何嘗害得人。其能害人者。必自惱怒生出枝節也。先生書齋對聯無求勝在三公上。知足嘗如萬斛餘。惱怒便害。生出枝節更害。

胡威父子以清慎名。世祖問威。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以不如。清恐人知。非矯也。此中有無限經濟妙用。

雲南大理府出石屏。官其地者每勞民傷財載以餽人。有李邦伯獨寓意於送行詩。有云。相思莫遣石屏贈。留刻南中德政碑。河南土產蘑菰線香。宦游者每取以餽當路。于肅愍公巡撫其地。絕無所取。有詩云手帕蘑菰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嗟夫。土有土產。民之災也。地有土產。自是民生之利。今不以為利。而以為害。皆司土者。漫無體恤之故。

居官不可作受用之想。天之生我。異於眾人。與以治

世之職。是造福於世之人。非享福之人也。乃不念造福之理。事事為享福計。官署必欲華美。器用必欲精工。衣服必欲艷麗。飲食必欲甘美。甚且不但為自己享福計。且為子孫享福計。良田欲得萬畝。大廈欲構千間。珍玩必求全備。百計搜索。橫財以供享福之用。噫誤矣。上天生爾為造福之人。今反為造殃之人。清夜自思。上天豈肯寬貸也。造福享福二念。居官者人鬼關頭。

居官以清廉為最。今人以廉吏不可為。而藉口於清官害子孫之說。謂官清則子孫不免有清貧之苦也。豈真有所貽害子孫乎。或曰。清官必執。安得無害。是尤不解清與執二字之義矣。清者廉潔不妄取之謂

也。執者執拗之謂也。二者原無相因之義。如謂清者必執。執者必清。則是貪者必通。而通者必貪矣。夫執者其性偏。又或為學術所誤。凡事皆存先入之見。不肯虛心細思。又不肯與人相議。并不肯下問於人。不獨清執也。即貪亦執。是天下原自有執之人。而非清為之禍明矣。安得謂清者必執乎。

錢明逸久在翰林。出為泰州牧。常快快不視事。魏公聞之嘆曰。意雖不愜。獨不念所部十萬生靈耶。惟嫌官卑職小。絕不念現前一官。如何稱職。官負人乎。抑人負官乎。閱此可以省矣。

南昌府學教授李安民校字